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六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六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水滸

第二十八回

武松威鎮安平寨

施恩義奪快活林

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：『不是小人心歹，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，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番，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，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，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？』武松道：『最是兄長好心，顧盼小弟。只是一件：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，這兩個公人，於我分上，只是小心，一路上服侍我來。我若害了他，天理也不容我。你若敬愛我時，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，不可害他。』張青道：『都頭既然如此仗義，小人便救醒了。』

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。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，張青扯住耳朵，灌將下去。沒半個時辰，兩個公人，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，看了武松說道：『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？這家恁麼好酒！我們又吃不多，便恁地醉了！』記着他家，回來再問他買吃。』武松笑將起來，張青、孫二娘也

笑，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。那兩個火家，自去宰殺雞鵝，煮得熟了，整頓杯盤端正。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，放了桌凳坐頭，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。

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，張青、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，孫二娘坐在橫頭。兩個漢子輪番斟酒，來往搬擺盤饌。張青勸武松飲酒。至晚，取出那兩口戒刀來，叫武松看了。果是鑲鐵打的，非一日之功。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，卻是殺人放火的事。武松又說：『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仗義疎財，如此豪傑，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。』兩個公人聽得，驚得呆了，只是下拜。武松道：『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了，終不成有害你之心？我等江湖上好漢，們說話，你休要吃驚，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。你只顧吃酒，明日到孟州時，自有相謝。』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。次日，武松要行，張青那裏肯放，一連留住，管待了三日。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個厚意。論年齒，張青卻長武松五年，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。武松再辭了要行，張青又置酒送路，取出行李包裹，繡袋，交還了；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，把二三兩零碎銀子，齎發兩個公人。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。再帶上行枷，依舊貼了封皮。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，武松作別了，自和公人投孟州來。詩曰：

結義情如兄弟親，

勸言落草尙逡巡。

須知憤殺姦淫者，

不作違條犯法人。

未及晌午，早來到城裏。直至州衙，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。州尹看了，收了武松，自押了回文，與兩個公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隨即卻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。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，看見一座牌額，上書三個大字，寫着道：「安平寨。」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，公人自去下文書，討了收管，不必得說。

武松自到單身房裏，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，說道：「好漢，你新到這裏，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，并使用的銀兩，取在手頭，少刻差撥到來，便可送與他。若吃殺威棒時，也打得輕。若沒人情送與他時，端的狼狽！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地報你知道。豈不聞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」？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，通你得知。」武松道：「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。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。若是他好問我討時，便送些與他；若是硬問我要時，一文也沒。」衆囚徒道：「好漢，休說這話，古人道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在人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」只是小心便好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道：「差撥官人來了。」衆人都自散了。

武松解了包裹，坐在單身房裏，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，問道：『那個是新到囚徒？』武松道：『小人便是。』差撥道：『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，直須要我開口說。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，陽穀縣做都頭，只道你曉事，如何這等不達時務！你敢來我這裏，貓兒也不吃你打了！』武松道：『你到來發話，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，半文也沒。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，金銀有些，留了自買酒吃，看你怎地奈何我！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！』那差撥大怒去了。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：『好漢，你和他強了，少間苦也！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，必然害你性命！』武松道：『不怕！隨他怎麼奈何我，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！』

正在那裏說言未了，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，叫喚新到囚人武松。武松應道：『老爺在這裏，又不走了，大呼小喝做甚麼！』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，帶到點視廳前，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。五六個軍漢，押武松在當面，管營喝叫除了行枷，說道：『你那囚徒，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：但凡初到配軍，須打一百殺威棒。那兜挖的，背將起來。』武松道：『都不要你衆人鬧動，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兜挖。我若是躲閃一棒的，不是好漢。從先打過的都不算，從新再打起。我若叫一聲，也不是好男子！』兩邊看的人都笑道：『這癡漢弄死，且看他如何熬！』武松又道：『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兒，打我不快活。』兩下衆人

都笑起來。那軍漢拿起棍來，卻待下手，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：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紀，白淨面皮，三柳髭鬚，額頭上縛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，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。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，略說了幾句話。只見管營道：「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上途中，曾害甚病來？」武松道：「我於路不曾害，酒也吃得，肉也吃得，飯也吃得，路也走得。」管營道：「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，我看他面皮纔好，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。」兩邊行杖的軍漢，低低對武松道：「你快說病。這是相公將就你，你快只推曾害便了。」武松道：「不曾害，不曾害，打了倒乾淨，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，寄下倒是鈎腸債，幾時得了！」兩邊看的人都笑。管營也笑道：「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，不曾得汗，故出狂言。不要聽他，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。」

三四個軍人，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。衆囚徒都來問道：「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？」武松道：「並不曾有。」衆囚徒道：「若沒時，寄下這頓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間必然來結果你！」武松道：「他还是怎地來結果我？」衆囚徒道：「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，和些臭鰲魚來，與你吃了，趁飽帶你去土牢裏去，把索子細翻着，一牀乾蓆薦把你捲了，塞住了你七竅，顛倒豎在壁邊，不消半個更次，便結果。」

了性命。——這個喚做「盆吊。」武松道：「再有怎地安排我？」衆人道：「再有一樣，也是把你來細了，卻把一個布袋，盛一袋黃沙，將來壓在你身上；也不消一個更次，便是死的。」——這個喚「土布袋。」武松又問道：「還有甚麼法度害我？」衆人道：「只是這兩件怕人些，其餘的也不打緊。」

衆人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軍人托著一個盒子入來，問道：「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？」武松答道：「我便是甚麼話說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。」武松來看時，一大鑊酒，一盤肉，一盤子麵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尋思道：「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，卻來對付我……我且落得吃了，卻又理會。」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，把肉和麵都吃盡了。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。

武松坐在房裏尋思，自己冷笑道：「看他怎地來對付我！」看看天色晚來，只見頭先那個人，又頂一個盒子入來，武松問道：「你又來怎地？」那人道：「叫送晚飯在這裏。」擺下幾盤菜蔬，又是一大鑊酒，一大盤煎肉，一碗魚羹，一大碗飯。武松見了，暗暗自忖道：「吃了這頓飯食，必然來結果我……且由他，便死也做個飽鬼。落得吃了，卻再計較。」那人等武松吃了，收拾碗碟回去了。

不多時，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兩個來：一個提着浴桶，一個提一個大桶湯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「請都

頭洗浴。」武松想道：「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……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洗一洗。」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，武松跳在浴桶裏面，洗了一回，隨即送過浴裙手巾，教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個自把殘湯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個便把藤簾紗帳，將來掛起，鋪了藤簾，放個涼枕，叫了安置，也回去了。

武松把門關上，拴了，自在裏面思想道：「這個是甚麼意思？隨他便了！且看如何。」放倒頭，便自睡了，一夜無事。

天明起來，纔開得房門，只見夜來那個人，提着桶洗面湯進來，教武松洗了面；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帶個篋頭待詔來，替武松篋了頭，綰個髻子，裹了巾幘。又是一個人，將個盒子入來，取出菜蔬下飯，一大碗肉湯，一大碗飯。武松想道：「由你走道兒，我且落得吃了。」武松吃能飯，便是一盞茶。卻纔茶罷，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：「這裏不好安歇，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，搬茶搬飯卻便當。」武松道：「這番來了……我且跟他去看如何……」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，一個引着武松，離了單身房裏，來到前面一個去處。推開房門來，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，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。武松來到房裏看了，存想道：「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，卻如何來到這般去處？比單身房好生齊整！」

雞鳴狗盜君休笑，

曾向函關出孟嘗。

今日配軍爲上客，

孟州贏得姓名揚。

武松坐到日中，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子人來，手裏提着一注子酒。將到房中，打開看時，擺下四般菓子，一隻熟雞，又有許多蒸捲兒。那人便把熟雞來撕了，將注子裏好酒篩下，請都頭吃。武松心裏忖道：「畢竟是何如……」到晚又是許多下飯，又請武松洗浴了，乘涼歇息。武松自思道：「衆囚徒也是這般說，我也這般想，卻是怎地這般請我……」

到第三日，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。武松那日早飯罷，行出寨裏來閒走，只見一般的囚徒，都在那裏擔水的，劈柴的，做雜工的，卻在晴日頭裏晒着。正是五六月炎天，那裏去躲這熱。武松卻背叉着手，問道：「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？」衆囚徒都笑起來，回說道：「好漢，你自不知，我們撥在這裏做工時，便是人間天上了！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？還別有那沒人情的，將去鎖在大牢裏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大鐵鏈鎖着，也要過哩！」

武松聽罷，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，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，有個關眼，是縛竿脚的，好塊大石。武松

就石上坐了一會，便回房裏來，坐地了自存想，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。

話休絮煩。武松自到那房裏，住了數日，每日好酒好食，搬來請武松吃，並不見害他的意。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。當日晌午，那人又搬將酒食來，武松忍耐不住，按定盒子問那人道：「你是誰家伴當？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，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己人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且問你：每日送的酒食，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？怎地？」那人道：「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。」武松道：「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，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，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吃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如何省得？小管營吩咐道，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卻說話。」武松道：「卻又作怪！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，卻來結果我。」——這個烏悶葫蘆，教我如何猜得破？這酒食不明，我如何吃得安穩？你只說與我：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？在那裏曾和我相會？我便吃他的酒食。」那個人道：「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，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，那人便是小管營。」武松道：「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待吃殺威棒時，敢是他說，救了我，是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，因此不打都頭。」武松道：「卻又曉

踐我自是清河縣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來素不相識，如何這般看覷我，必有個緣故。我且問你：那小管營姓甚名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姓施，名恩，使得好拳棒，人都叫他做「金眼彪」施恩。」武松聽了道：「想他必是個好男子，你且去請他出來，和我相見了，這酒食便可吃你的；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，我半點兒也不吃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管營吩咐小人道：休要說知備細，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！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，和我相會了便罷。」那人害怕，那裏肯去。武松焦躁起來，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。

多時，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，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，自來未曾拜識尊顏；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是不當；又沒半點兒差遣，正是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」施恩答道：「小人久聞兄長大名，如雷灌耳；只恨雲程阻隔，不能勾相見。今日幸得兄長到此，正要拜識威顏；只恨無物款待，因此懷羞，不敢相見。」武松問道：「卻纔聽得伴當所說，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，卻有話說。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？」施恩道：「村僕不省得事，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，卻如何造次說得？」武松道：「管營恁地時，卻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癢破肚皮悶了，怎地

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？」施恩道：「既是村僕說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訴：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長便行得；只是兄長遠路到此，氣力有虧，未經完足；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，待兄長氣力完足，那時卻對兄長說知備細。」武松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管營聽稟：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，景陽岡上，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，也只三拳兩脚，便自打死了，何況今日！」施恩道：「而今且未可說。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，待貴體完完備備，那時方敢告訴。」武松道：「只是道我沒氣力了。既是如此說時，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，約有多少斤重？」施恩道：「敢怕有四五百斤重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且和你去看一看，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。」施恩道：「請吃罷酒了同去。」武松道：「且去了回來吃未遲。」

兩個來到天王堂前，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，大笑道：「小人真個嬌惰了，那裏拔得動。」施恩道：「三五百斤石頭，如何輕視得他！」武松笑道：「小管營，也信真個拿不起？你衆人且躬開，看武松拿一拿。」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，拴在腰裏，把那個石墩只一抱，輕輕地抱將起來；雙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。衆囚徒見了，盡皆駭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，提將起來，望空只一擲，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；武松雙手只一接，接來輕輕地放在

原舊安處，回過身來，看着施恩并衆囚徒，武松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，口裏不喘。施恩近前抱住武松，便拜道：『兄長非凡人也！真天神！』衆囚徒一齊都拜道：『真神人也！』詩曰：

神力驚人心膽寒，
皆因義勇氣彌漫。

掀天揭地英雄手，
拔石應宜似弄丸。

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。武松道：『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，有甚事使令我去？』施恩道：『且請少坐，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，卻得相煩告訴。』武松道：『你要教人幹事，不要這等兒女像，顛倒恁地，不是幹事的人了。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，武松也替你去幹！若是有些諂佞的，非爲人也！』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，纔說出這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，重施這打虎的威風。正是雙拳起處，雲雷吼，飛脚來時風雨驚。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施恩重霸孟州道

武松醉打蔣門神

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：「兄長請坐，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。」武松道：「小管營，不要文文謨謨，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。」施恩道：「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個諱名，叫做「金眼彪」。小弟此間東門外，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喚做快活林；但是山東、河北客商們，都來那裏做買賣；有百十處大客店，三二十處賭坊兌坊。往常時，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，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拼命囚徒，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，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。但有過路妓女之人，到那裏來時，先要來參見小弟，然後許他去趁食。那許多去處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閒錢；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，如此賺錢。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，帶一個人到此。那廝姓蔣名忠，有九尺來長身材，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「蔣門神」。那廝不特長大，原來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鎗棒，拽拳飛腳，相撲爲最。自誇大言道：「三年上秦嶽爭交，不曾有對；普天之下，沒我一般的了！」因此，來奪小弟的道路。小弟不肯讓他，吃那廝一頓拳脚打了，兩個月起不得牀。前日兄長來時，兀自包着頭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，瘡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，他卻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，若是鬧將起來，和營中先自折理，有這一點無窮之恨，不能報得。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

怨氣，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長遠路辛苦，氣未完，力未足；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，等貴體氣完力足，方請商議。不期村僕脫口，失言說了，小弟當以實告。」

武松聽罷，呵呵大笑，便問道：「那「蔣門神」還是幾顆頭，幾條臂膊？」施恩道：「也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，如何有多？」武松笑道：「我只道他三頭六臂，有那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；原來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，既然沒那吒的模樣，卻如何怕他？」施恩道：「只是小弟力薄藝疎，便敵他不過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卻不是說嘴，憑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，不明道德的人。既是恁地說了，如今卻在這裏做甚麼？有酒時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，拳頭重時打死了，我自償命。」施恩道：「兄長少坐。待家尊出來相見了，當行卽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時，後日便去；若是那廝不在家時，卻再理會。空自去「打草驚蛇」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卻是不好。」武松焦躁道：「小管營，你可知着他打了？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！去便去，等甚麼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準備！」

正在那裏勸不住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，叫道：「義士，老漢聽你多時也。今日幸得相見，義

士一面，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。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。」武松跟了到裏面，老管營道：「義士且請坐。」武松道：「小人是個囚徒，如何敢對相公坐地？」老管營道：「義士休如此說。愚男萬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謙讓？」武松聽罷，唱個無禮喏，相對便坐了。施恩卻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「小管營如何卻立地？」施恩道：「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長請自尊便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小人卻不自在。」老管營道：「既是義士如此，這裏又無外人。」便叫施恩也坐了。僕從搬出酒肴，果品，盤饌之類，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，說道：「義士如此英雄，誰不欽敬。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，非爲貪財好利，實是壯觀孟州，增添豪俠氣象；不期今被「蔣門神」倚勢豪強，公然奪了這個去處，非義士英雄，不能報讎雪恨。義士不棄愚男，滿飲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爲長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」武松答道：「小人有何才學，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？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」當下飲過酒，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。武松連忙答禮，結爲弟兄。當日武松歡喜飲酒，吃得大醉了，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議道：「武松昨夜痛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？且推道使人探聽來，其人不在家裏，延挨一日，卻再理會。」當日施恩來見武松，說道：「今日且未可去；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

在家裏。明日飯後，卻請兄長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明日去時不打緊，今日又氣我一日。」早飯罷，吃了茶，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。回來，到客房裏，說些鎗法，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裏，只具數杯酒相待，下飯按酒，不記其數。武松正要吃酒，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，心中不在意。吃了晌午飯，起身別了，回到客房裏坐地。只見那兩個僕人，又來伏侍武松洗浴。武松問道：「你家小管營，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，卻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，是甚意故？」僕人答道：「不敢瞞都頭說：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，今日日本是要央都頭去，怕都頭夜來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誤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將酒出來。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道我醉了，誤了你大事？」僕人道：「正是這般計較。」

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，早起來洗漱罷，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，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，腰裏繫一條紅絹搭膊，下面腿絛護膝，八搭麻鞋，討了一個小膏藥，貼了臉上「金印」。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吃早飯。武松吃了茶飯罷，施恩便道：「後槽有馬，備來騎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又不腳小，騎那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」施恩道：「哥哥但說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？」武松道：「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還我『無三不過望』。」施恩道：「兄長，如何是『無三不過望』？小弟不省其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我說與你：你要打

「蔣門神」時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個酒店，便請我吃三碗酒，若無三碗時，便不過望子去；這個喚做「三不過望」。施恩聽了，想道：「這快活林離東門去，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來賣酒的人家，也有十二三家；若要每戶吃三碗時，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，纔到得那裏。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」武松大笑道：「你怕我醉了沒本事，我卻是沒酒沒本事。帶一分酒，便有一分本事；五分酒，五分本事。我若吃了十分酒，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！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，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？那時節我須爛醉了，好下手，又有力，又有勢。」施恩道：「卻不知哥哥是恁地。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，請哥哥深飲。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，恁地先教兩個僕人，自將了家裏的好酒，果品，殺饌，去前路等候，卻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恁麼卻纔中我意，去打「蔣門神」，教我也有些膽量。沒酒時，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，教衆人大笑一場！」施恩當時打點了，叫兩個僕人，先挑食籠酒擔，拿了些銅錢去了。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，慢慢的隨後來接應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，離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東門外來。行過得三五百步，只見官道傍邊，早望見

一座酒肆，望子挑出在簷前；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，已先在那裏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，僕人已先安下殺饌，將酒來篩。武松道：「不要小盞兒吃。大碗篩來，只斟三碗。」僕人排下大碗，將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謙讓，連吃了三碗便起身。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「卻纔去肚裏發一發，我們去休。」兩個便離了這坐酒肆，出得店來。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，炎暑未消，金風乍起。兩個解開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來到一處，不村不郭，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，高挑出在樹林裏。來到林木叢中看時，卻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，但見：

古道村坊，傍溪酒店。楊柳陰森門外，荷華旖旎池中。飄飄酒旆舞金風，短短蘆簾遮酷日。磁盆架上，白泠泠滿貯村醪；瓦瓮竈前，香噴噴初蒸社醞。未必開樽香十里，也應隔壁醉三家。

當時施恩，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，施恩立住了脚問道：「此間是個村醪酒店，哥哥飲麼？」武松道：「遮莫酸鹹苦澀，是酒還須飲三碗。若是無三，不過帘便了。」兩個入來坐下，僕人排了果品按酒。武松連吃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，趕前去了。兩個出得店門來，又行不到一二里，路上又見個酒店。武松入來，又吃了三碗便走。話休絮繁。武松，施恩兩個一處走着，但遇酒店，便入去吃三碗。

約莫也吃過十來處好酒肆，施恩看武松時，不十分醉。武松問施恩道：「此去快活林，還有多少路？」施恩道：「沒多了。你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別處等我，我自去尋他。」施恩道：「這話最好。小弟自有安身去處。望兄長在意，切不可輕敵。」武松道：「這個卻不妨，你只要叫僕人送我。前面再有酒店時，我還要喫。」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。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喫過十來碗酒。此時已有午牌時分，天色正熱，卻有些微風。武松酒卻湧上來，把布衫攤開。雖然帶着五七分酒，卻裝做十分醉的，前顛後偃，東倒西歪。來到林子前，那僕人用手指道：「只前頭丁字路口，便是『蔣門神」酒店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遠着。等我打倒了，你們卻來。」

武松搶過林子背後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，披着一領白布衫，撒開一把交椅，拿着蠅拂子，坐在綠槐樹下乘涼。武松看那人時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形容醜惡，相貌麤疎。一身紫肉橫鋪，幾道青筋暴起。黃髯斜捲，唇邊幾陣風生；怪眼圓睜，眉下一雙星閃。真是神荼鬱壘像，卻非立地頂天人。

這武松假醉佯顛，斜着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忖道：『這個大漢，以定是「蔣門神」了。』直搶過去。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見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，簷前立着望竿，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，寫着四個大字道：『河陽風月。』轉過來看時，門前一代綠油欄杆，插着兩把銷金旗，每把上五個金字，寫道：『醉裏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』一壁廂肉案，砧頭，操刀的家生，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；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裏，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；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，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，正是『蔣門神』。初來孟州新娶的妾，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。那婦人生得如何：眉橫翠岫，眼露秋波，櫻桃口淺暈微紅，春筍手輕舒嫩玉。冠兒小明鋪魚鮓，掩映烏雲；衫袖窄巧，染榴花，薄籠瑞雪。金釵插鳳，寶釧圍龍。儘教崔護去尋漿，疑是文君重賣酒。

武松看了，噙着醉眼，逕奔入酒店裏來，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；把雙手按着桌子上，不轉眼看那婦人。那婦人瞧見，回轉頭看了別處。

武松看那店裏時，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。武松卻敲着桌子叫道：『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？』一個當頭的酒保過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客人要打多少酒？』武松道：『打兩角酒。先把些來嘗看。』那酒保

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，傾放桶裏，盪一碗過來道：『客人嘗酒。』武松拿起來聞一聞，搖着頭道：『不好，不好，換將來！』

酒保見他醉了，將來櫃上道：『娘子，胡亂換些與他。』那婦人接來，傾了那酒，又舀些上等酒下來。酒保將去，又盪一碗過來。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，叫道：『這酒也不好，快換來，便饒你！』

酒保忍氣吞聲，拿了酒去櫃邊道：『娘子，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，休和他一般見識。這客人醉了，只要尋鬧相似，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。』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，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，又盪一碗過來。武松喫了道：『這酒略有些意思。』問道：『過賣，你那主人家姓甚麼？』酒保答道：『姓蔣。』武松道：『卻如何不姓李？』那婦人聽了道：『這廝那裏喫醉了，來這裏討野火麼？』酒保道：『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，不省得了，休聽他放屁！』武松問道：『你說甚麼？』酒保道：『我們自說話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喫酒。』

武松道：『過賣，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，相伴我喫酒。』酒保喝道：『休胡說！這是主人家娘子。』武松道：『便是主人家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！』那婦人大怒，便罵道：『殺才該死的賊！』推

開櫃身子，卻待奔出來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，上半截揣在懷裏；便把那桶酒只一潑，潑在地上，搶入櫃身子裏，卻好接着那婦人。武松手硬，那裏掙扎得；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，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，揪住雲髻，隔櫃身子提將出來，望渾酒缸裏只一丟。聽得撲通的一聲響，可憐這婦人，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。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。有幾個當撐的酒保，手脚活些個的，都搶來奔武松。武松手到，輕輕地只一提，提一個過來，兩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，樁在裏面；又一個酒保奔來，提着頭只一掠，也丟在酒缸裏；再有兩個來的酒保，一拳一脚，卻被武松打倒了。先頭三個人，在三隻酒缸裏，那裏掙扎得起。後面兩個人，在地下爬不動。這幾個火家搗子，打得屁滾尿流，乖的走了一個。武松道：「那厮必然去報『蔣門神』來，我就接將去，大路上打倒他好看，教衆人笑一笑。」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。

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『蔣門神』。『蔣門神』見說，喫了一驚，踢翻了交椅，丟去蠅拂子，便鑽將來。武松卻好迎着，正在大閘路上撞見。『蔣門神』雖然長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虛了身子，先自喫了那一驚；奔將來，那步不會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來算他。『蔣門神』見了武松，心裏

先欺他醉，只顧趕將入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『蔣門神』臉上虛影一影，忽地轉身便走。『蔣門神』大怒，搶將來，被武松一飛脚踢起，踢中『蔣門神』小腹上，雙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趲，趲將過來，那隻右脚早踢起，直飛在『蔣門神』額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望後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，望『蔣門神』臉上便打。原來說過的打『蔣門神』，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，便轉身，卻先飛起左脚，踢中了，便轉過身來，再飛起右脚。這一撲有名，喚做『玉環步，鴛鴦脚』。

——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，非同小可。打的『蔣門神』在地下叫饒。武松喝道：『若要我饒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』『蔣門神』在地下叫道：『好漢饒我，休說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！』武松指定『蔣門神』，說出那三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改頭換面來尋主，剪髮齊眉去殺人。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施恩三入死囚牢

武松大鬧飛雲浦

話說當時武松踏住『蔣門神』在地下道：『若要我饒你性命，只依我三件事便能。』蔣門神便道：『好漢，但說，蔣忠都依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一件，要他便離了快活林，將一應家火什物，隨即交還原主。』金眼彪『施恩，誰教你強奪他的？』蔣門神慌忙應道：『依得，依得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二件，我如今饒了你起來，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，都來與施恩陪話。』蔣門神道：『小人也依得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三件，你從今日交割還了，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，連夜回鄉去，不許你在孟州住。在這裏不回去時，我見一遍，打你一遍，我見十遍，打十遍；輕則打你半死，重則結果了你命。你依得麼？』蔣門神聽了，要掙扎性命，連聲應道：『依得，依得，蔣忠都依。』武松就地下提起『蔣門神』來，看時，打得臉青嘴腫，額子歪在半邊，額角頭流出鮮血來。武松指着『蔣門神』說道：『休言你這廝烏蠢漢，景陽岡上那隻大蟲，也只三拳兩腳，我兀自打死了，量你這個，值得甚的！快交割還他，但遲了些個，再是一頓，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！』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，只得喏喏連聲告饒。正說之間，只見施恩早到，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，都來相幫；卻見武松贏了『蔣門神』，不勝之喜，團團擁定武松。武松指着『蔣門神』道：『本主已自在這裏了。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。』蔣門神答道：『好

漢，且請去店裏坐地。」

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，滿地都是酒漿，這兩個烏男女，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掙扎。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，頭臉都喫磕破了，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；那幾個火家酒保，走得不見影了。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，喝道：「你等快收拾起身！」一面安排車子，收拾行李，先送那婦人去；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，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，都來店裏，替「蔣門神」與施恩陪話。儘把酒開了，有的是按酒，都擺列了桌面，請衆人坐地。武松叫施恩在「蔣門神」上首坐定。各人面前放隻大碗，叫把酒只顧篩來。

酒至數碗，武松開話道：「衆位高鄰，都在這裏：小人武松，自從陽穀縣殺了人，配在這裏，便聽得人說道：「快活林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；被這「蔣門神」倚勢豪強，公然奪了，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。」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他和我並無干涉。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。我若路見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也不怕。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，一頓拳脚打死，就除了一害；我看你衆高鄰面上，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。只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。若不離了此間，再撞見我時，

景陽岡上大蟲，便是模樣。」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都起身替「蔣門神」陪話道：「好漢息怒。教他便搬了去，奉還本主。」那「蔣門神」喫他一嚇，那裏敢再做聲。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「蔣門神」羞慚滿面，相謝了衆人，自喚了一輛車兒，就裝了行李，起身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武松邀衆高鄰，直喫得盡醉方休。至晚，衆人散了，武松一覺，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卻說施老管營，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，自騎了馬，直來店裏，相謝武松，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。快活林一境之人，都知武松了得，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。自此重整店面，開張酒肆，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。施恩使人打聽「蔣門神」帶了老小，不知去向。這裏只顧自做買賣，且不去理他，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。自此施恩的買賣，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，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，加利倍送閒錢來與施恩。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，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。施恩似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奪人道路人還奪，

義氣多時利亦多。

快活林中重快活，

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荏苒光陰，早過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漸退，玉露生涼；金風去暑，已及深秋。發話卽長，無話卽短。當日施

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，論些拳棒鎗法，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，牽着一匹馬，來店裏尋問主人道：『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？』施恩卻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，施恩便向前問道：『你等尋武都頭則甚？』那軍漢說道：『奉都監相公鈞旨，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，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，相公有鈞帖在此。』施恩看了，尋思道：『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，屬他調遣；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，亦屬他管下，只得教他去。』施恩便對武松道：『兄長，這幾位郎中，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。他既着人牽馬來，哥哥心下如何？』武松是個剛直的人，不知委曲，便道：『他既是取我，只得走一遭，看他有甚話說。』隨即換了衣裳巾幘，帶了個小伴當，上了馬，一同衆人，投孟州城裏來。

到得張都監宅前，下了馬，跟着那軍漢，直到廳前，參見那張都監。那張蒙方在廳上，見了武松來，大喜道：『教進前來相見。』武松到廳下，拜了張都監，叉手立在側邊。張都監便對武松道：『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，男子漢，英雄無敵，敢與人同死同生。我帳前見缺恁地一個人，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？』武松跪下稱謝道：『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。若蒙恩相擡舉，小人當以執鞭隨鐙，伏侍恩相。』張都監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來。張都監親自賜了酒，叫武松喫的大醉。就前廳廊下，收拾一間耳房，與武

松安歇。次日，又差人去施恩處，取了行李來，只在張都監家宿歇。早晚都監相公，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，放他穿房入戶，把做親人一般看待；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。武松見了，也自歡喜，心內尋思道：『難得這個都監相公，一力要擡舉我。自從到這裏住了，寸步不離，又沒工夫去快活，林與施恩說話，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看我，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裏來……』

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，相公見愛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，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，無有不依。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，緞疋……等件。武松買個柳藤箱子，把這送的東西，都鎖在裏面，不在話下。

時光迅速，卻早又是八月中秋。怎見得中秋好景，但見：

玉露泠泠，金風淅淅。井畔梧桐落葉，池中菡萏成房。新鴈聲悲，寒蛩韻急。舞風楊柳半摧殘，帶雨芙蓉逞嬌豔。秋色平分催節序，月輪端正照山河。

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，駕鸞樓下，安排筵宴，慶賞中秋，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。武松見夫人宅眷，都在席上，喫了一杯，便待轉身出來。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：『你那裏去？』武松答道：『恩相在上：夫人宅眷在此飲宴，小人理合迴避。』張都監大笑道：『差了，我敬你是個義士，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，如

自家一般，何故卻要迴避？」便教坐了。武松道：「小人是個囚徒，如何敢與恩相坐地？」張都監道：「義士，你如何見外？此間又無外人，便坐不妨。」武松三迴五次，謙讓告辭，張都監那裏肯放，定要武松一處坐地。武松只得唱個無禮喏，遠遠地斜着身坐下。張都監着丫嬛養娘相勸，一杯兩盞，看看飲過五七杯酒，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，又進了一兩套食；次說些閒話，問了些鎗法。張都監道：「大丈夫飲酒，何用小杯？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。」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。看看月明光彩，照入東牕。武松喫的半醉，卻都忘了禮數，只顧痛飲。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，叫做玉蘭，出來唱曲。那玉蘭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臉如蓮萼，唇似櫻桃，兩彎眉畫遠山青，一對眼明秋水潤。纖腰嫋娜，綠羅裙掩映金蓮；素體馨香，絳紗袖輕籠玉筍。鳳釵斜插籠雲髻，象板高擎立玳筵。

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：「這裏別無外人，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。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，教我們聽則個。」玉蘭執着象板，向前各道個萬福，頓開喉嚨，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，唱道是：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只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

寒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高捲珠簾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常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萬里共嬋娟。

這玉蘭唱罷，放下象板，又各道了一個萬福，立在一邊。張都監又道：「玉蘭，你可把一巡酒。」這玉蘭應了，便拿了一副勸盤，丫嬭斟酒，先遞了相公，次勸了夫人，第三便勸武松飲酒。張都監叫斟滿着。武松那裏敢擡頭，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，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，拿起酒來，一飲而盡，便還了盞子。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：「此女頗有些聰明伶俐，善知音律，極能鍼指。如你不嫌低微，數日之間，擇了良時，將來與你做個妻室。」武松起身再拜道：「量小人何者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？枉自折武松的草料。」張都監笑道：「我既出了此言，必要與你。你休推故阻，我必不負約。」

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。約莫酒湧上來，恐怕失了禮節，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，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，開了門，覺道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去房裏脫了衣裳，除了巾幘，拿條哨棒來廳心裏，月明下，使幾回棒，打了幾個輪頭，仰面看天時，約莫三更時分。武松進到房裏，卻待脫衣去睡，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。武松聽得道：「都監相公如此愛我，他後堂內裏有賊，我如何不去救護？」武松獻勤，提

了一條哨棒，逕搶入後堂裏來。只見那個唱的玉蘭，慌慌張張走出來，指道：『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！』武松聽得這話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，一週遭不見。復翻身卻奔出來，不提防黑影裏撇出一條板凳，把武松一交絆翻，走出七八個軍漢，叫一聲『捉賊！』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。武松急叫道：『是我！』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。只見堂裏燈燭熒煌，張都監坐在廳上，一片聲叫道：『拿將來！』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，打到廳前。武松叫道：『我不是賊，是武松。』張都監看了大怒，變了面皮，喝罵道：『你這個賊配軍，本是個強盜，賊心賊肝的人，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，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，卻纔教你一處喫酒，同席坐地，我指望要擡舉，與你個官，你如何卻做這等的勾當？』武松大叫道：『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來捉賊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？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，不做這般的事。』張都監喝道：『你這廝休賴！且把他押去他房裏，搜看有無賊物。』衆軍漢把武松押着，逕到他房裏，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，約有一二百兩贓物。武松見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只叫得屈。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，張都監看了大罵道：『賊配軍，如此無禮，賊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，如何賴得過！常言道：「衆生好度人難度。」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，倒有這等賊心賊肝，既然賊

正明白，沒話說了。」連夜便把贓物封了，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，天明却和道廝說話。武松大叫冤屈，那裏肯容他分說，衆軍漢扛了贓物，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。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，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。

次日天明，知府方纔坐廳，左右緝捕觀察，把武松押至當廳，贓物都扛在廳上。張都監家心腹人，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，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。武松卻待開口分說，知府喝道：「這廝原是遠流配軍，如何不做賊，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。既是賊證明白，休聽這廝胡說，只顧與我加力打！」那牢子獄卒，拿起批頭竹片，兩點地打下來。武松情知不是話頭，只得屈招做：「本月十五日，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，因而起意，至夜乘勢竊取入己。」與了招狀。知府道：「這廝正是見財起意，不必說了，且取枷來釘了監下。」牢子將過長枷，把武松枷了，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。詩曰：

都監貪污實可嗟，

出妻獻婢售奸邪。

如何太守心堪買，

也把平人當賊拿。

且說武松下到大牢裏，尋思道：『叵耐張都監那厮，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。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，卻又理會。』牢子獄卒，把武松押在大牢裏，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；又把木鈕釘住雙手，那裏容他些鬆寬。

話裏卻說施恩，已有人報知此事，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。老管營道：『眼見得是張團練替「蔣門神」報仇，買囑張都監，卻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，受了人情賄賂，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，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尋思起來，他須不該死罪。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，便好可以存他性命。在外卻又別作商議。』施恩道：『現今當牢節級姓康的，和孩兒最過得好。只得去求澆他如何？』老管營道：『他是爲你喫官司，你不去救他，更待何時？』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，逕投康節級，卻在牢未回。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。不多時，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。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。康節級答道：『不瞞兄長說：此一件事，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，同姓結義做兄弟。現今「蔣門神」躲在張團練家裏，卻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，商量設出這條計來。一應上下之人，都是「蔣門神」用賄賂；我們都接了他錢。廳上知府，一力與他作主，定要結果武松性命，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

肯，因此不敢害他。這人忠直仗義，不肯要害平人，以此武松還不喫虧。今聽施兄所說了，牢中之事，盡是我自維持；如今便去寬他，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。你卻快央人去，只囑葉孔目，要求他早斷出去，便可救得他性命。」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。康節級那裏肯受，再三推辭，方纔收了。

施恩相別出門來，逕回營裏，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，送一百兩銀子與他，只求早早緊急決斷。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，亦自有心周全他，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；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，囑托，不肯從輕。勘來武松竊取人財，又不得死罪，因此互相延挨，只要牢裏謀他性命。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，亦知是屈陷武松，卻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，盡出豁了武松，只待限滿決斷。有詩爲證：

賊吏紛紛據要津，

公然白日受黃金。

西廳孔目心如水，

不把真心作賊心。

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，甚是齊備，來央康節級引領，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，見面送飯。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，將這刑禁都放寬了。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，分俵與衆小牢子。取酒食叫武松喫了，施恩附耳低言道：「這場官司，明明是都監替「蔣門神」報仇，陷害哥哥。你且寬心，不要

憂念。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，甚有周全你的好意。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，卻再理會。」此時武松得鬆寬了，已有越獄之心；聽得施恩說罷，卻放了那片心。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，歸到營中。過了兩日，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，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，與武松說話；相見了，將酒食管待；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。回歸家來，又央滌人上下去使用，催趲打點文書。過得數日，施恩再備了酒肉，做了幾件衣裳，再央康節級維持，相引將來牢裏，請衆人喫酒，買來看覷武松，叫他更換了些衣服，喫了酒食。出入情熟，一連數日，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。卻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，回去報知。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。張都監卻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，就說與此事。那知府是個賊官，接受了賄賂，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；但見閒人，便要拿問。施恩得知了，那裏敢再去看覷，武松卻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。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，得知長短，都不在話下。

看看前後將及兩月。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，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；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『蔣門神』若干銀子，通同張團練，設計排陷武松，自心裏想道：『你倒撰了銀兩，教我與你害人。』因此心都懶了，不來管看。

捱到六十日限滿，牢中取出武松，常廳開了枷。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，就擬下罪名，脊杖二十，刺配恩州牢城；原盜贓物，給還本主。張都監只得着家人常官領了贓物。常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，刺了『金印』，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，押一紙公文，差兩個壯健公人，防送武松，限了時日要起身。那兩個公人，領了牒文，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。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，卻得老管營使錢通了，葉孔目又看覷他，知府亦知他被陷害，不十分來打重，因此斷得棒輕。

武松忍着那口氣，帶上行枷，出得城來，兩個公人監在後面。約行得一里多路，只見官道旁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小弟在此專等。』武松看施恩時，又包着頭，絡着手臂。武松問道：『我好幾時不見你，如何又做恁地模樣？』施恩答道：『實不相瞞哥哥說：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，知府得知了，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，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右兩邊巡看着，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，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。半月之前，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，只見『蔣門神』那廝，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。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，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，卻被他仍復奪了店面，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。小弟在家將息未起，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，特有兩件綿衣，送與哥哥路上穿着。

煮得兩隻熟鵝在此，請哥哥喫了兩塊去。」施恩便邀兩個公人，請他入酒肆。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，便發言發語道：「武松這廝，他是個賊漢，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，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。你若怕打，快走開去。」施恩見不是話頭，便取十來兩銀子，送與他兩個公人。那廝兩個，那裏肯接，惱忿忿地，只要催促武松上路。施恩討兩碗酒，叫武松喫了，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，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。施恩附耳低言道：「包裹裏有兩件綿衣，一帕子散碎銀子，路上好做盤纏；也有兩隻八搭麻鞋在裏面。」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。這兩個賊男女，不懷好意。」武松點頭道：「不須分付，我已省得了。再着兩個來，也不懼他。你自回去將息。且請放心，我自有措置。」施恩拜辭了武松，哭着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，行不到數里之上，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：「不見那兩個來。」武松聽了，自暗暗地尋思，冷笑道：「沒你娘鳥興，那廝倒來撲復老爺！」武松右手卻喫釘住在行枷上，左手卻散着。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，只顧自喫，也不睬那兩個公人。又行了四五里路，再把這隻熟鵝除來，右手扯着，把左手撕來，只顧自喫。行不過五里路，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。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，只見前面路邊，先有兩個人，提着朴刀，各跨口腰刀，先在那裏等候。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，便幫着一路

走。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，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，打些暗號。武松早曉見，自瞧了八分尷尬，只安在肚裏，卻且只做不見。

又走不數里多路，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闊河。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，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：「飛雲浦」三字。武松見了，假意問道：「這裏地名，喚做甚麼去處？」兩個公人應道：「你又不眼瞎，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：『飛雲浦。』」武松站住道：「我要淨手則個。」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，卻被武松叫聲「下去！」一飛脚早踢中，翻筋斗踢下水去了。這一個急待轉身，武松右脚早起，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。那兩個公人慌了，望橋下便走。武松喝一聲「那裏去！」把枷只一扭，折做兩半個，趕將下橋來。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。武松奔上前去，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，只一拳打翻，就水邊拿起朴刀來，趕上去，搦上幾朴刀，死在地下，卻轉身回來，把那個驚倒的，也搦幾刀。這兩個踢下水去的，纔掙得起，正待要走，武松追着，又砍倒一個，趕入一步，劈頭揪住一個喝道：「你這廝實說，我便饒你性命！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兩個，是『蔣門神』徒弟。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，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，一處來害好漢。」武松道：「你師父『蔣門神』今在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臨來時，和

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，專等小人回報。」武松道：「原來恁地，卻饒你不得。」手起刀落，也把這人殺了；解下他腰刀來，揀好的帶了一把；將兩個屍首，都擯在浦裏。又怕那兩個不死，提起朴刀，每人身上又擯了幾刀；立在橋上看了一會，思量道：「雖然殺了四個賊男女，不殺得張都監，張團練，『蔣門神』，如何出得這口恨氣！」提着朴刀，躊躇了半晌，一個念頭，竟奔回孟州城裏來。

不因這番，有分教，武松殺幾個貪夫，出一口怨氣。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，紅燭光中血滿樓。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，怎地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張都監血濺鴛鴦樓

『武行者』夜走蜈蚣嶺

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託，替『蔣門神』報讎，要害武松性命，誰想四個人，倒都被武松擯殺在飛雲浦了。當時武松立於橋上，尋思了半晌，躊躇起來，怨恨冲天：「不殺得張都監，如何出得這口恨氣！」便去死屍身邊，解下腰刀，選好的取把，將來跨了，揀條好朴刀提着，再逕回孟州城裏來。

進得城中，早是黃昏時候，只見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，但見：

十字街熒煌燈火，九曜寺香靄鐘聲。一輪明月掛青天，幾點疎星明碧漢。六軍營內，鳴鳴畫角頻吹；五鼓樓頭，點點銅壺正滴。兩兩佳人歸繡幙，雙雙士子掩書幃。

當下武松入得城來，逕覓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，卻是一個馬院。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，聽得那後槽卻在衙裏，未曾出來。正看之間，只見呀地角門開，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，裏面便關了角門。武松卻躲在黑影裏，聽那更鼓時，早打一更四點。那後槽上了草料，掛起燈籠，舖開被臥，脫了衣裳，上牀便睡。武松卻來門邊挨那門響，後槽喝道：『老爺方纔睡，你要偷我衣裳，也早些哩！』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，卻掣出腰刀在手裏，又呀呀地推門。那後槽那裏忍得住，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，拿了攪草棍，拔了櫪，卻待開門，被武松就勢推開去，搶入來，把這後槽擗頭揪住。却待要叫，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，先自驚得八分軟了，口裏只叫得一聲『饒命！』武松道：『你認得我麼？』後槽聽得聲音，方纔知是武松，便叫道：『哥哥，不干我事，你饒了我罷！』武松道：『你只實說，張都監如今在那裏？』後槽道：『今日和張團練，『蔣門神』他三個喫了一日酒。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。』武松道：『這話是實麼？』

後槽道：『小人說謊，就害疔瘡。』武松道：『恁地却饒你不得！』手起一刀，把這後槽殺了。一脚踢過屍首，把刀插入鞘裏，就燭影下，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，將出來，脫了身上舊衣裳，把那兩件新衣穿了；拴縛得緊轆，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，卻把後槽一牀單被，包了散碎銀兩，入在纏袋裏，卻把來掛在門邊。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，先去吹滅了燈火，卻閃將出來，拿了朴刀，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。

此時卻有些月光明亮。武松從牆頭上一跳，卻跳在牆裏，便先來開了角門，撥過了門扇，復翻身入來，虛掩上角門。櫃都提過了，武松卻望燈明處來，看時，正是廚房裏。只見兩個丫鬟，正在那湯罐邊埋冤所道：『伏侍又一日，兀自不肯去睡，只是要茶喫。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恥，噯得這等醉了，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，只說個不了。』那兩個女使，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恨，武松卻倚了朴刀，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；把門一推，呀地推開門，搶入來，先把一個女使鰓角兒揪住，一刀殺了。那一個卻待要走，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，再要叫時，口裏又似啞了的，端的是驚得呆了。——休道是兩個丫鬟，便是說話的見了，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。——武松手起一刀，也殺了。卻把這兩個屍首，拖放竈前，去了廚下燈火，趁着那牕外月光，一步步挨入堂裏來。

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，已都認得路數。逕覓到鴛鴦樓胡梯邊來，捏腳捏手，摸上樓來。此時親隨的人，都伏事得厭煩，遠遠地躲去了。只聽得那張都監，張團練，『蔣門神』三個說話。武松在胡梯口聽，只聽得『蔣門神』口裏稱讚不了，只說：『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，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。』這張都監道：『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，誰肯幹這等的事！你雖費用了些錢財，卻也安排得那廝好。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，那廝敢是死了，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。待那四人明早回來，便見分曉。』張團練道：『這四個對付他一個，有甚麼不了？再有幾個性命，也沒了。』蔣門神道：『小人也分付徒弟來：只教就那裏下手，結果了，快來回報。』正是：

暗室從來不可欺，

古今奸惡盡誅夷。

金風未動蟬先噪，

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武松聽了，心頭那把無明業火，高三千丈，沖破了青天；右手持刀，左手叉開五指，搶入樓中，只見三五枝畫燭熒煌，一兩處月光射入，樓上甚是明朗；面前酒器，皆不曾收。『蔣門神』坐在交椅上，見是武松，喫了一驚，把這心肝五臟，都提在九霄雲外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『蔣門神』急要掙扎時，武松早落一刀，

劈臉剝着，和那交椅都砍翻了，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。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，被武松當時一刀，齊耳根連頸子砍着，撲地倒在樓板上。兩個都在拚命。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，雖然酒醉，還有些氣力；見剝翻了兩個，料道走不迭，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。武松早接個住，就勢只一推，休說張團練酒後，便清醒白醒時，也近不得武松神力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武松趕入去，一刀先剝下頭來。「蔣門神」有力，掙得起來。武松左脚早起，翻筋斗踢一脚，按住也割了頭。轉身來，把張都監也割了頭。見桌子上有酒有肉，武松拿起酒鍾子，一飲而盡；連喫了三四鍾，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，蘸着血，去白粉壁上，大寫下八字道：「殺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」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，揣幾件在懷裏。卻待下樓，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：「樓上官人們都醉了，快着兩個上去攙扶！」說猶未了，早有兩個人上樓來。武松卻閃在胡梯邊，看時，卻是兩個自家親隨人，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，卻攔住去路。兩個入進樓中，見三個屍首，橫在血泊裏，驚得面面厮覷，做聲不得，正如「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」急待回身，武松隨在背後，手起刀落，早剝翻了一個。那一個便跪下討饒，武松道：「卻饒你不得！」揪住也砍了頭。殺得血濺畫樓，屍橫燈影。武松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殺了一百個，也只是這一死。」提了刀，下樓

來。

夫人問道：「樓上怎地大驚小怪？」武松搶到房前，夫人見條大漢入來，兀自問道：「是誰？」武松的刀早飛起，劈面門剝着，倒在房前聲喚。武松按住，將去割時，刀切頭不入。武松心疑，就月光下看那刀時，已自都砍缺了。武松道：「可知割不下頭來。」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，丟了缺刀，復翻身再入樓下來。只見燈明，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，引着兩個小的，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，方纔叫得一聲「苦也！」武松握着朴刀，向玉蘭心窩裏擲着。兩個小的，亦被武松擲死，一朴刀一個結果了。走出中堂，把懷拴了前門，又入來，尋着兩三個婦女，也都擲死了在房裏。武松道：「我方纔心滿意足，走了罷休。」撇了刀鞘，提了朴刀，出到角門外來，馬院裏除下纏袋來，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，都裝在裏面，拾在腰裏；拽開脚步，倒提朴刀便走。到城邊，尋思道：「若等開門，須喫拿了，不如連夜越城走。」便從城邊踏上城來。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，那土城苦不甚高，就女牆邊望下，先把朴刀虛按一按，刀尖在上，棒梢向下，托地只一跳，把棒一拄，立在濠塹邊。月明之下，看水時，只有一二尺深。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，各處水泉皆涸。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，解下腿絛護膝，抓扎起衣服，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。卻想起施恩送來的包

裏裏有雙八搭麻鞋，取出來穿在脚上。聽城裏更點時，已打四更三點。武松道：「這口烏氣，今日方纔出得鬆。」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，「只可撒開。」提了朴刀，投東小路便走。詩曰：

只圖路上開刀，
還喜樓中飲酒。

一人害卻多人，
殺心慘於殺手。

不然冤鬼相纏，
安得抽身便走。

走了一五更，天色朦朦朧朧，尙未明亮。武松一夜辛苦，身體困倦；棒瘡發了又疼，那里熬得過。望見一座樹林裏，一個小小古廟，武松奔入裏面，把朴刀倚了，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，撲翻身便睡。卻待合眼，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，把武松搭住。兩個人便搶入來，將武松按定，一條繩索綁了。那四個男女道：「這烏漢子卻肥，好送與大哥去。」武松那裏掙扎得脫，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，卻似牽羊的一般，脚不點地，拖到村裏來。這四個男女，於路上自言自說道：「看這漢子一身血跡，卻是那裏來？莫不做賊着了手來？」武松只不做聲，由他們自說。行不到三五里路，早到一所草屋內，把武松推將進去。側首一個小門裏面，尙點着碗燈，四個男女，將武松剝了衣裳，綁在亭柱上。武松看時，見竈邊梁上，掛着兩條人

腿。武松自肚裏尋思道：「卻撞在橫死神手裏，死得沒了分曉。早知如此時，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，便喫一刀一剮，却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。」正是：

殺盡奸邪恨始平，

英雄逃難不逃名。

千秋意氣生無愧，

七尺身軀死不輕。

那四個男女，提着那包裹，口裏叫道：「大哥，大嫂，快起來！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。」只聽得前面應道：「我來也！你們不要動手，我自來開剝。」

沒一盞茶時，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。武松看時，前面一個婦人，背後一個大漢。兩個定睛看了武松，那婦人便道：「這個不是叔叔武都頭！那大漢道：『快解了我兄弟。』武松看時，那大漢不是別人，卻正是『菜園子』張青，這婦人便是『母夜叉』孫二娘。這四個男女喫了一驚，便把索子解了，將衣服與武松穿了。頭巾已自扯碎，且拿個氈笠子與他戴上。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，卻有幾處，所以武松不認得。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，敘禮罷，張青大驚，連忙問道：「賢弟如何恁地模樣？」武松答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自從與你相別之後，到得牢城營裏，得蒙施管營兒子，喚做『金眼彪』施恩，一見如故，每日好

酒好肉管顧我。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，在城東快活林內，甚是趁錢；卻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「蔣門神」那廝，倚勢豪強，公然白白地奪了。施恩如此告訴，我卻路見不平，醉打了「蔣門神」，復奪了快活林。施恩以此敬重我。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，定了計謀，取我做親隨，設智陷害，替「蔣門神」報讎。八月十五日夜，只推有賊，賺我到裏面；卻把銀酒器皿，預先放在我箱籠內，拏我解送孟州府裏，強扭做賊，打招了，監在牢裏；卻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，不曾受害。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，不肯陷害平人。又得當牢一個康節級，與施恩最好：——兩個一力維持，待限滿脊杖，轉配恩州。昨夜出得城來，巨耐張都監設計，教「蔣門神」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，就路上要結果我。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，正欲要動手，先被我兩脚，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去。趕上這兩個烏公人，也是一朴刀一個搠死了，都撇在水裏。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，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。一更四點，進去馬院裏，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；爬入牆內，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嬛；直上鴛鴦樓上，把張都監、張團練、「蔣門神」三個都殺了，又砍了兩個親隨。下樓來，又把他老婆、兒女、養媳，都戮死了。連夜逃走，跳城出來。走了一五更路，一時困倦，棒瘡發了又疼，因行不得，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，卻被這四個綁縛將來。」

那四個搗子，便拜在地下道：「我們四個，都是張大哥的火家。因為連日賭錢輸了，去林子裏尋些買賣。卻見哥哥從小路來，身上淋淋漓漓，都是血跡，卻在土地廟裏歇，我四個不知是甚人。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：『只要捉活的，』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。不分付時，也壞了大哥性命。正是『有眼不識泰山，』一時誤犯着哥哥，恕罪則個！」張青夫妻兩個笑道：「我們因有掛心，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。他這四個，如何省的我心裏事。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，不說你這四個男女，更有四十個，也近他不得。」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。武松喚起他來道：「既然他們沒錢去賭，我賞你些。」便把包裹打開，取十兩銀子，把與四人將去分。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。張青看了，也取三二兩銀子，賞與他們四個，自去分了。

張青道：「賢弟不知我心：從你去後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，或早或晚回來，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。但凡拿得行貨，只要活的，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，敵他不過的，必致殺害；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，只與他撓鈎套索。方纔聽得說，我便心疑，連忙分付，等我自來看，誰想果是賢弟！」孫二娘道：「只聽得叔叔打了『蔣門神』，又是醉了贏他，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！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，常說到

這裏，卻不知向後的事。叔叔困倦，且請去客房裏將息，卻再理會。」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。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，管待武松。不移時，整治齊備，專等武松起來相敘。有詩爲證：

金寶昏迷刀劍醒，

天高帝遠總無靈。

如何廊廟多凶曜，

偏是江湖有救星。

卻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，也有躲得過的，直到五更纔敢出來。衆人叫起裏面親隨，外面當直的軍牢，都來看視，聲張起來，街坊鄰舍，誰敢出來？推到天明時分，卻來孟州府裏告狀。知府聽說罷，大驚，火速差人下來，簡點了殺死人數，行兇人出沒去處，填畫了圖樣格目，回府裏稟覆知府道：「先從馬院裏入來，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，有脫下舊衣二件。次到廚房裏竈下，殺死兩個丫嬛，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。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，并親隨二人。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「蔣門神」二人。白粉壁上，衣襟蘸血，大寫八字道：「殺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」樓下擲死夫人一口，在外擲死玉蘭并姪娘二口，兒女三口。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，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。」知府看罷，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，點起軍兵，并緝捕人員，城中坊廂里正，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。次日，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：「殺死四人在浦內，見有

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，屍首俱在水中。」知府接了狀子，當差本縣縣尉下來；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，都檢驗了。兩個是本府公人，兩個自有苦主，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，盡來告狀，催促捉拿兇首償命。城裏閉門三日，家至戶到，逐一挨查，五家一連，十家一保，那裏不去搜尋。知府押了文書，委官下該管地面，——各鄉，各保，各都，各村，——盡要排家搜捉，緝捕兇首。寫了武松鄉貫，年甲，貌相，模樣，畫影圖形，出三千貫信賞錢。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，赴州告報，隨文給賞；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，事發到官，與犯人同罪，遍行鄰近州府，一同緝捕。

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，將息了三五日，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，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。張青知得，只得對武松說道：「二哥，不是我怕事，不留你久住，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，排門挨戶，只恐明日有些疎失，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。我卻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，——在先也曾對你說來，——只不知你終心肯去也不？」武松道：「我這幾日也曾尋思：想這事必然要發，如何在此安得身牢？止有一個哥哥，又被嫂嫂不仁害了；甫能來到這裏，又被人如此陷害；祖家親戚都沒了。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，叫武松去，我如何不肯去？只不知是那裏地面？」張青道：「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。」花

和尚」魯智深和一個「青面獸」好漢楊志，在那裏打家劫舍，霸着一方落草。青州官軍捕盜，不敢正眼覷他。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，方纔免得；若投別處去，終久要喫掣了。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，我只爲戀土難移，不曾去的。我寫一封書，備細說二哥的本事，於我面上，如何不着你入夥。」武松道：「大哥也說的是。我也有心，恨時辰未到，緣法不能湊巧。今日既是殺了人，事發了，沒潛身處，此爲最妙。大哥，你便寫書與我去，只今日便行。」

張青隨即取幅紙來，備細寫了一封書，把與武松，安排酒食送路。只見「母夜叉」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：「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，前面定喫人捉了。」武松道：「阿嫂，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？如何便喫人捉了？」孫二娘道：「阿叔，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，出三千貫信賞錢，畫影圖形，明寫鄉貫年甲，到處張掛。阿叔臉上，見今明明地兩行「金印」，走到前路，須賴不過。」張青道：「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。」孫二娘笑道：「天下只有你乖，你說這癡話，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？我卻有個道理，只怕叔叔依不得。」武松道：「我既要逃災避難，如何依不得？」孫二娘大笑道：「我說出來，阿叔卻不要噴怪。」武松道：「阿嫂但說的便依。」孫二娘道：「二年前，有個頭陀打從這裏過，喫我放翻了，把來做了幾日

饅頭餡。卻留得他一個鐵界箍，一身衣服，一領阜布直掇，一條雜色短總絛，一本度牒，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，一個沙望皮鞘子，插着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。這刀如常半夜裏鳴嘯的響，叔叔前番也曾看見，今既要逃難，只除非把頭髮剪了，做個行者，須遮得額上「金印」。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，年甲貌相，又和叔叔相等，卻不是前緣前世？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，前路去，誰敢來盤問？這件事好麼？張青拍手道：「二娘說得是。我到忘了這一着。」正是：

緝捕急如星火，

顛危好似風波。

若要免除災禍，

且須做個頭陀。

張青道：「二哥，你心裏如何？」武松道：「這個也使得，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。」張青道：「我且與你扮一扮看。」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，打開，將出許多衣裳，教武松裏外穿了。武松自看道：「卻一似與我身上做的。」着了阜直掇，繫了絛，把氈笠兒除下來，解開頭髮，摺疊起來，將界箍兒箍起，掛着數珠。張青，孫二娘看了，兩個喝采道：「卻不是前生註定。」武松討面鏡子照了，也自哈哈大笑起來。張青道：「二哥爲何大笑？」武松道：「我照了自也好笑，我也做得箇行者。大哥，便與我剪了頭髮。」張青

拿起剪刀，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。詩曰：

打虎從來有李忠，

武松綽號尙懸空。

幸有『夜叉』能說法，

頓教行者顯神通。

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，便收拾包裹要行。張青又道：『二哥，你聽我說，不是我要便宜，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，留下在這裏，我換些零碎銀兩，與你路上去做盤纏，萬無一失。』武松道：『大哥見的分明。』盡把出來與了張青，換了一包散碎金銀，都拴在纏袋內，繫在腰裏。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，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，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，當晚都收拾了。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，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，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。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個，臨行，張青又分付道：『二哥於路小心在意，凡事不可托大。酒要少喫，休要與人爭鬧，也做些出家人行逕。諸事不可躁性，省得被人看破了。如到了二龍山，便可寫封回信寄來。我夫妻兩個在這裏，也不是長久之計，敢怕隨後收拾家私，也來山上入夥。二哥保重保重，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。』

武松辭了出門，插起雙袖，搖擺着便行。張青夫妻看了，喝采道：『果然好個行者！但見：

前面髮掩映齊眉，後面髮參差際頸。阜直掇好似烏雲遮體，雜色雜如同花蟒纏身。額上界箍兒燦爛，依稀火眼金睛；身間布衲襖斑斕，彷彿銅筋鐵骨。戒刀兩口，擎來殺氣橫秋；頂骨百顆，念處悲風滿路。噫！人羅刹須拱手，護法金剛也皺眉。

當晚「武行者」辭了張青夫妻二人，離了大樹十字坡，便落路走。此時是十月間天氣，日正短，轉眼便晚了。約行不到五十里，早望見一座高嶺。「武行者」趁着月明，一步步上嶺來，料道只是初更天色。「武行者」立在嶺頭上看時，見月從東邊上來，照得嶺上草木光輝。正看之間，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，「武行者」道：「又來作怪！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，有甚麼人笑語？」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，只見松樹林中，傍山一座墳庵，約有十數間草屋，推開着兩扇小牕，一個先生，揀着一個婦人，在那牕前看月戲笑。「武行者」看了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想道：「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，卻做這等勾當！」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，在月光下看了道：「刀卻是好，到我手裏，不會發市，且把兩個鳥先生試刀。」手腕上懸了一把，再將這把插放鞘內，把兩隻直掇袖，結起在背上，竟來到庵前敲門。那先生聽得，便把後牕關上。「武行者」擎起塊石頭，便去打門。只見呀地側首門開，走出一個道童來，喝

道：「你是甚人，如何敢半夜三更，大驚小怪，敲門打戶做甚麼？」『武行者』睜圓怪眼，大喝一聲：「先把這烏童祭刀。」說猶未了，手起處，鐙地一聲響，道童的頭落在一邊，倒在地下。只見庵裏那個先生大叫道：「誰敢殺我道童！」托地跳將出來。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，竟奔『武行者』。武松大笑道：「我的本事，不要箱兒裏去取，正是撓着我的痒處。」便去鞘裏，再拔了那口戒刀，輪起雙戒刀來，迎那先生。兩個就月明之下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兩口劍寒光閃閃，雙戒刀冷氣森森。鬪了良久，渾如飛鳳迎鸞；戰不多時，好似角鷹拿兔。兩個鬪了十數合，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，兩個裏倒了一個。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，殺氣叢中血雨噴。畢竟兩個裏廝殺，倒了一個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『武行者』醉打孔亮

『錦毛虎』義釋宋江

當時兩個鬪了十數合，那先生被『武行者』賣個破綻，讓那先生兩口劍斫將入來，被『武行者』轉過身來，看得親切，只一戒刀，那先生的頭，滾落在一邊，屍首倒在石上。『武行者』大叫：「庵裏婆娘出

來，我不殺你，只問你個緣故。」只見庵裏走出那個婦人來，倒地便拜。『武行者』道：『你休拜我。你且說，這裏是甚麼去處？那先生卻是你的甚麼人？』那婦人哭着道：『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。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。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，來我家裏投宿，言說善習陰陽，能識風水。我家爹娘，不合留他在莊上，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，被他說誘，又留他住了幾日。那廝一日見了奴家，便不肯去了。住了三兩個月，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，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裏住。這個道童，也是別處擄掠來的。這嶺喚做蜈蚣嶺。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，以此他便自號『飛天蜈蚣』王道人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你還有親眷麼？』那婦人道：『親戚自有幾家，都是莊農之人，誰敢和他爭論？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這廝有些財帛麼？』婦人道：『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有時，你快去收拾。我便要放火燒庵也。』那婦人問道：『師父，你要酒肉喫麼？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有時，將來請我。』那婦人道：『請師父進庵裏去喫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怕別有人暗等我麼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奴有幾顆頭，敢賺得師父。』『武行者』隨那婦人入到庵裏，見小牕邊桌子上，擺着酒肉。『武行者』討大碗，喫了一回。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，『武行者』便就裏面放起火來。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，獻與『武行者』，乞性命。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我』

不要你的，你自將去養身。快走！快走！」那婦人拜謝了，自下嶺去。「武行者」把那兩個屍首，都擡在火裏燒了；插了戒刀，連夜自過嶺來，迤邐取路，望着青州地面來。

又行了十數日，但遇村坊道店，市鎮鄉城，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，捕獲武松。到處雖有榜文，武松已自做了行者，於路却沒人盤詰他。時遇十一月間，天色好生嚴寒。當日「武行者」一路上買酒買肉喫，只是敵不過寒威。上得一條土岡，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，生得十分峻峻。「武行者」下土岡子來，走得三五里路，早見一個酒店。門前一道清溪，屋後都是巖石亂山。看那酒店時，却是個村落小酒肆，但見：

門迎溪澗，山映茅茨。疎籬畔梅開玉蘂，小窗前松偃蒼龍。烏皮桌椅，盡列着瓦鉢甌；黃土牆垣，都畫着酒仙詩客。一條青旆舞寒風，兩句詩詞招過客。端的是走驃騎，聞香須住馬；使風帆，知味也停舟。

「武行者」過得那土岡子來，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，便叫道：「店主人家，先打兩角酒來。肉便買些來喫。」店主人應道：「實不瞞師父說：酒却有些茅柴白酒，肉却都賣沒了。」「武行者」道：「且把

酒來盪寒。」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，大碗價篩來，教「武行者」喫，將一碟熟菜，與他過口。片時間，喫盡了兩角酒，又叫再打兩角酒來，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，大碗篩來。「武行者」只顧喫。比及過岡子時，先有三五分酒了；一發喫過這四角酒，又被朔風一吹，酒卻湧上。武松卻大呼小叫道：「主人家，你真個沒東西賣？你便自家喫的肉食，也回些與我喫了，一發還你銀子。」店主人笑道：「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，酒和肉只顧要喫，卻那裏去取師父，你也只好罷休。」「武行者」道：「我又不白喫你的，如何不賣與我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我和你說過，只有這些白酒，那得別的東西賣？」正在店裏論口，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，引着三四個人入店裏來。「武行者」看那大漢時，但見：

頂上頭巾魚尾赤，身上戰袍鴨頭綠。脚穿一對踢土靴，腰繫數尺紅搭膊。面圓耳大，脣闊口方。長七尺以上身材，有二十四五年紀。相貌堂堂強壯士，未侵女色少年郎。

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裏，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：「大郎請坐。」那漢道：「我分付你的，安排也未？」店主人答道：「雞與肉，都已煮熟了，只等大郎來。」那漢道：「我那青花瓮酒在那裏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有在這裏。」那漢引了衆人，便向「武行者」對席上頭坐了；那同來的三四人，卻坐在肩下。店主

人卻捧出一樽青花瓷酒來，開了泥頭，傾在一個大白盆裏。『武行者』偷眼看時，卻是一瓮窖下的好酒，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。『武行者』聞了那酒香味，喉嚨癢將起來，恨不得鑽過來搶喫；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，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，一大盤精肉來，放在那漢面前，便擺了菜蔬，用杓子舀酒去盪。『武行者』看了自己面前，只是一碟兒熟菜，不由的不氣。正是眼飽肚中饑。『武行者』酒又發作，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。大叫道：『主人家，你來！你這廝好欺負客人！』店主人連忙來問道：『師父，休要焦躁。要酒便好說。』『武行者』睜着雙眼喝道：『你這廝好不曉道理！這青花瓷酒和雞肉之類，如何不賣與我？我也一般還你銀子。』店主人道：『青花瓷酒和雞肉，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，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。』『武行者』心中要喫，那裏聽他分說，一片聲喝道：『放屁！放屁！』店主人道：『也不曾見你這個出家人，恁地蠻法！』『武行者』喝道：『怎地是老爺蠻法？我白喫你的。』那店主人道：『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「老爺」。』『武行者』聽了，跳起身來，叉開五指，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，把那店主人打個跟頭，直躡過那邊去。那對席的大漢，見了大怒，看那店主人時，打得半邊臉都腫了，半日掙扎不起。那大漢跳起身來，指定武松道：『你這個烏頭陀，好不依本分！卻怎地便動手動脚！卻不道：「是出家人勿起瞋

心。」「武行者」道：「我自打他，干你甚事！」那大漢怒道：「我好意勸你，你這烏頭陀，敢把言語傷我！」「武行者」聽得大怒，便把桌子推開，走出來喝道：「你那廝說誰！」那大漢笑道：「你這烏頭陀，要和我廝打，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！」那大漢便點手叫道：「你這賊行者，出來和你說話！」「武行者」喝道：「你道我怕你，不敢打你！」一搶搶到門邊，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。「武行者」趕到門外，那大漢見武松長壯，那裏敢輕敵，便做個門戶等着他。「武行者」搶入去，接住那漢手。那大漢卻待用力扶武松，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，就手一扯，扯入懷來，只一撥，撥將去，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，那裏做得半分手脚。那三四個村漢看了，手顫脚麻，那裏敢上前來。「武行者」踏住那大漢，提起拳頭來，只打實落處；打了二三十拳，就地下提起來，望門外溪裏只一丟。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，自攙扶着投南去了。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，打得麻了，動彈不得，自入屋後去躲避了。

「武行者」道：「好呀，你們都去了，老爺卻喫酒肉！」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，只顧喫。桌子上那對雞，一盤子肉，都未曾喫動。「武行者」且不用箸，雙手扯來任意喫。沒半個時辰，把這酒肉和雞都喫個八分。「武行者」醉飽了，把直裰袖結在背上，便出店門，沿溪而走。卻被那北風捲將起來，「武行

者』捉脚不住，一路上搶將來。離那酒店，走不得四五里路，傍邊土牆裏，走出一隻黃狗，看着武松叫。『武行者』看時，一隻大黃狗趕着吠。『武行者』大醉，正要尋事，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，便將左手鞘裏，掣出一口戒刀來，大踏步趕。那隻黃狗繞着溪岸叫。『武行者』一刀斫將去，卻斫個空，使得力猛，頭重腳輕，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，卻起不來。冬月天道，溪水正涸，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，卻寒冷的當不得爬起來，淋淋的一身水，卻見那口戒刀，浸在溪裏。『武行者』便低頭去撈那刀時，撲地又落下去了，只在那溪水裏滾。岸上側首牆邊，轉出一夥人來，當先一個大漢，頭戴氈笠子，身穿鵝黃紵絲衲襖，手裏拿着一條哨棒，背後十數個人跟着，都拿木柶白棍。數內一個指道：『這溪裏的賊行者，便是打了小哥哥的。如今小哥哥尋不見，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個莊客，逕奔酒店裏捉他去了。他卻來到這裏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手裏提着一條朴刀，背後引着三二十個莊客，都是有名的漢子。怎見的，正是叫做：

長王三，矮李四。急三千，慢八百。芭上糞，屎裏蛆。

米中蟲，飯內屁。鳥上刺，沙小生。木伴哥，牛筋等。

這一二十個盡是爲頭的莊客，餘者皆是村中搗子，都拖鎗拽棒，跟着那個大漢，吹風胡哨來尋武松。趕到牆邊，見了，指着武松，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：「這個賊頭陀，正是打兄弟的。」那個大漢道：「且捉這廝，去莊裏細細拷打。」那漢喝聲「下手」！三四十人一發上，可憐武松醉了，掙扎不得，急要爬起來，被衆人一齊下手，橫拖倒拽，捉上溪水。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，兩下都是高牆粉壁，垂柳喬松，圍繞着牆院。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，剝了衣裳，奪了戒刀包裹，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，教取一束籐條來，細細的打那廝。

卻纔打得三五下，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：「你兄弟兩個，又打甚麼人？」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：「師父聽稟：兄弟今日和鄰莊三四個相識，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，叵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，把兄弟痛打了一頓，又將來攬在水裏，頭臉都磕破了，險些凍死，卻得相識救了回來。歸家換了衣服，帶了人，再去尋他。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，卻大醉倒在門前溪裏；因此捉拿在這裏，細細的拷打。看起這賊頭陀來，也不是出家人：臉上見刺着兩個「金印」，這賊卻把頭髮披下來遮了，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。問出那廝根原，解送官司理論。」這個喫打傷的大漢道：「問他做甚麼！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。」

損，不着一兩個月，將息不起。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，一把火燒了罷，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。」說罷，拿起藤條，恰待又打，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：「賢弟，且休打，待我看他一看，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。」此時「武行者」心中已自酒醒了，理會得，只把眼來閉了，由他打，只不做聲。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，便道：「作怪，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。」轉過面前看了，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，定睛看了，叫道：「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！」「武行者」方纔閃開雙眼，看了那人道：「你不是我哥哥！」那人喝叫：「快與我解下來，這是我的兄弟。」那穿鵝黃襖子的倂喫打的盡皆喫驚，連忙問道：「這個行者，如何卻是師父的兄弟？」那人便道：「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。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。」那弟兄兩個聽了，慌忙解下武松來，便討幾件乾衣服，與他穿了，便扶入草堂裏來。武松便要下拜，那個人驚喜相半，扶住武松道：「兄弟酒還未醒，且坐一坐說話。」武松見了那人，歡喜上來，酒早醒了五分。討些湯水洗漱了，喫些醒酒之物，便來拜了那人，相敘舊話。

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鄆城縣人氏，姓宋，名江，表字公明。「武行者」道：「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，卻如何來在這裏？」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？」宋江道：「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

後，我卻在那裏住得半年。不知家中如何，恐父親煩惱，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。後卻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：「官司一事，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，已自家中無事，只要緝捕正身；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，各處追獲。」這事已自慢了。卻有這裏孔太公，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。後見宋清回家說道：「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。」因此，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，取我在這裏。此間便是白虎山。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。恰纔和兄弟相打的，便是孔太公小兒子；因他性急，好與人廝鬧，到處叫他做「獨火星」孔亮。這個穿鵝黃襖子的，便是孔太公大兒子，人都叫他做「毛頭星」孔明。因他兩個好習鎗棒，卻是我點撥他些個，以此叫我做師父。我在此間住半年了。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，這兩日方欲起身。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，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；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；又聞鬪殺了西門慶。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？兄弟如何做了行者？」

武松答道：「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，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，送去陽穀縣，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。後因嫂嫂不仁，與西門慶通奸，藥死了我先兄武大；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，自首告到本縣，轉發東平府。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，斷配孟州。至十字坡，怎生遇見張青、孫二娘；到孟州，怎地會施

恩，怎地打了「蔣門神」，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，又逃在張青家，「母夜叉」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；過蜈蚣嶺試刀，殺了王道人；至村店喫酒，醉打了孔兄。」把自家的事，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。孔明，孔亮兩個聽了大驚，撲翻身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道：「卻纔甚是衝撞，休怪休怪。」孔明，孔亮道：「我弟兄兩個，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萬望恕罪！」武行者」道：「既然二位相覲武松時，卻是與我烘焙度牒，書信，并行李衣服，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，這串數珠。」孔明道：「這個不須足下掛心，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，整頓端正拜還。」武行者」拜謝了。宋江請出孔太公，都相見了。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，敘說一年有餘的事，宋江心內喜悅。武松次日天明起來，都洗漱罷，出到中堂相會，喫早飯。孔明自在那裏相陪。孔亮捶着痛疼，也來管待。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，安排筵宴。是日，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，都來相探。又有幾個門下人，亦來謁見。宋江心中大喜。當日筵宴散了，宋江問武松道：「二哥，今欲往何處安身？」武松道：「昨夜已對哥哥說了：「菜園子」張青，寫書與我，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「花和尚」魯智深那裏入夥。他也隨後便上山來。」宋江道：「也好。我不瞞你說：我家近

日有書來，說道清風寨知寨「小李廣」花榮，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，每每寄書來與我，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，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；因見天氣陰晴不定，未曾起程。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，不若和你同往如何？」武松道：「哥哥，怕不是好情分，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？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，遇赦不宥，因此發心，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。亦且我又做了頭陀，難以和哥哥同往；路上被人設疑，倘或有些決撒了，須連累了哥哥。——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，也須累及了花榮，山寨不好。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。天可憐見，異日不死，受了招安，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，皇天必祐。若如此行，不敢苦勸，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。」

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，一住過了十日之上，宋江與武松要行，孔太公父子，那裏肯放。又留住了三五日，宋江堅執要行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。管待一日了，次日，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，皂布直裰，并帶來的度牒，書信，界箍，數珠，戒刀，金銀之類，交還武松；又各送銀五十兩，權爲路費。宋江推卻不受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，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。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，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，帶上鐵界箍，掛了人頂骨數珠，跨了兩口戒刀，收拾了包裹，拴在腰裏。宋江提了朴刀，懸口腰刀，帶上氈笠

子辭別了孔太公。孔明、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，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，拜辭了宋江，「武行者」兩個。宋江自把包裹背了，說道：「不須莊客遠送，我自和武兄弟去。」孔明、孔亮相別，自和莊客歸家，不在話下。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，在路上行着，於路說些閒話，走到晚，歇了一宵。次日早起，打夥又行。兩個喫罷飯，又走了四五十里，卻來到一市鎮上，地名喚做瑞龍鎮，卻是個三岔路口。宋江借問那裏人道：「小人們欲投二龍山，清風鎮上，不知從那條路去？」那鎮上人答道：「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。這裏要投二龍山去，只是投西落路；若要投清風鎮去，須用投東落路，過了清風山便是。」宋江聽了備細，便道：「兄弟，我和你今日分手，就這裏喫三杯相別。」詞寄浣溪沙，單題別意：

握手臨期話別難，山林景物正闌珊，壯懷寂寞客囊殫。旅次愁來魂欲斷，郵亭宿處缺空彈，獨憐長夜苦漫漫。

「武行者」道：「我送哥哥一程，方卻回來。」宋江道：「不須如此。自古道：『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。』」兄弟，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，早早的到了彼處。入夥之後，少戒酒性。如得朝廷招安，你便可擯掇魯智深、楊志投降了。日後但是去邊上，一刀一鎗，博得個封妻廕子，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，也不枉了爲人一

世。我自百無一能，雖有忠心，不能得進步。兄弟，你如此英雄，決定做得大事業，可以記心。聽愚兄之言，圖個日後相見。」「武行者」聽了，酒店上飲了數杯，還了酒錢。二人出得店來，行到市鎮梢頭，三岔路口，「武行者」下了四拜。宋江洒淚，不忍分別，又分付武松道：「兄弟，休忘了我的言語，少戒酒性。保重保重！」「武行者」自投西去了。看官牢記話頭，「武行者」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，楊志入夥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，轉身望東，投清風山路上來，於路只憶「武行者。」又自行了幾日，卻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。看那山時，但見：

八面嵯峨，四圍險峻。古怪喬松盤鶴蓋，杈枒老樹掛藤蘿。瀑布飛流，寒氣逼人毛髮冷；綠陰散下，清光射目夢魂驚。澗水時聽樵人斧響；峯巒特起，山鳥聲哀。麋鹿成羣，穿荊棘往來跳躍；狐狸結隊，尋野食前後呼號。若非佛祖修行處，定是強人打劫場。

宋江看見前面那座高山，生得古怪，樹木稠密，心中歡喜，觀之不足，貪走了幾程，不曾問的宿頭。看天色晚了，宋江心內驚慌，肚裏尋思道：「若是夏月天道，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；卻恨又是仲冬天氣，

風霜正冽，夜間寒冷，難以打熬。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，如何抵當？卻不害了性命？」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。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，心裏越慌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。樹林裏銅鈴響，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，發聲喊，把宋江捉翻，一條麻索縛了，奪了朴刀包裹，吹起火把，將宋江解上山來。宋江只得叫苦，卻早押到山寨裏。

宋江在火光下看時，四下裏都是木棚，當中一座草廳，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，後面有百十間草房。小嘍囉把宋江細做粽子相似，將來綁在將軍柱上，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：『大王方纔睡，且不要去報。等大王酒醒時，卻請起來，剖這牛子心肝，做醒酒湯，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。』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，心裏尋思道：『我的造物，只如此偃蹇，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，變出得如此之苦。誰想這把骨頭，卻斷送在這裏！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，煒煌。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，動彈不得，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，低了頭歎氣。

約有三三更天氣，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：『大王起來了。』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。宋江偷眼看時，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，頭上綰着鵝梨角兒，一條紅絹帕裹着，身上披着一領裘

紅紵絲衲襖，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。看那大王時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赤髮黃鬚雙眼圓，

臂長腰闊氣冲天。

江湖稱作「錦毛虎」，

好漢原來卻姓燕。

那個好漢，祖貫山東萊州人氏，姓燕，名順，綽號「錦毛虎」。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，因為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。那燕順酒醒起來，坐在中間交椅上，問道：「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？」小嘍囉答道：「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，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。原來這個牛子，獨自個背些包裹，撞了繩索，一交絆翻，因此拿得來，獻與大王做醒酒湯。」燕順道：「正好！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。」小嘍囉去不多時，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來：左邊一個，五短身材，一雙光眼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天青衲襖錦繡補，

形貌嵯嶮性籠鹵。

貪財好色最強梁，

放火殺人王矮虎。

這個好漢，祖貫兩淮人氏，姓王，名英，爲他五短身材，江湖上叫他做「矮脚虎」。原是車家出身，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，就勢劫了客人，事發到官，越獄走了，上清風山，和燕順佔住此山，打家劫舍。右邊這

個，生的白淨面皮，二牙掩口髭鬚；瘦長膀闊，清秀模樣，也裹着頂絳紅頭巾。怎地結束，但見：

襖襖銷金油綠，

猿腰緊繫征裙。

山寨紅巾好漢，

江湖白面郎君。

這個好漢，祖貫浙西蘇州人氏，姓鄭，雙名天壽；爲他生得白淨俊俏，人都號他做『白面郎君』。原是打銀爲生，因他自小好習鎗棒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來清風山過，撞着『王矮虎』和他鬪了五六十合，不分勝敗；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，留在山上，坐了第三把交椅。

當下三個頭領坐下，『王矮虎』便道：『孩兒們，正好做醒酒湯。快動手，取下這牛子心肝來，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。』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，放在宋江面前，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，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。那個掇水的小嘍囉，便把雙手潑起水來，澆那宋江心窩裏——原來但凡人心，都是熱血裹着，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，取出心肝來時，便脆了好喫。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，宋江歎口氣道：『可惜宋江死在這裏！』燕順親耳聽得『宋江』兩字，便喝住小嘍囉道：『且不要潑水。』燕順問道：『他那廝說甚麼？』宋江？小嘍囉答道：『這廝口裏說道：『可惜宋江死在這裏。』』

燕順便起身來問道：「兀那漢子，你認得宋江？」宋江道：「只我便是宋江。」燕順走近跟前，又問道：「你是那裏的宋江？」宋江答道：「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。」燕順道：「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？」宋公明殺了閻婆惜，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？」宋江道：「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？」

燕順聽罷，喫了一驚，便奪過小嚙囉手內尖刀，把麻索都割斷了，便把身上披的聚紅紵絲襖襖脫下來，裹在宋江身上，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，喚起「王矮虎」、「鄭天壽」快下來，三人納頭便拜。宋江滾下來答禮，問道：「三位壯士，何故不殺小人，反行重禮？此意如何？」亦拜在地。那三個好漢，一齊跪下。燕順道：「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，原來不識好人。一時間見不到處，少問個緣由，爭些兒壞了義士。若非天幸，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，我等如何得知仔細！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，走了十數年，聞得賢兄仗義疎財，濟困扶危的大名；只恨緣分淺薄，不能拜識尊顏。今日天使相會，真乃稱心滿意。」宋江答道：「量宋江有何德能，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。」燕順道：「仁兄禮賢下士，結納豪傑，名聞寰海，誰不欽敬！梁山泊近來如何興旺，四海皆聞。曾有人說道，盡出仁兄之賜。不知仁兄獨自何來，今卻到此？」宋江把救晁蓋一節，殺閻婆惜一節，卻投柴進同孔太公許多時，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「小李廣」花

榮——這幾件事，一一備細說了。三個頭領大喜，隨即取套衣服，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，連夜筵席，當夜直喫到五更，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。次日辰牌起來，訴說路上許多事務，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。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：「我們無緣，若得他來這裏，十分是好，卻恨他投那裏去了。」

話休絮繁。宋江自到清風山，住了五七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時常臘月初旬，山東人年例，臘日上墳。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：「大路上有一乘轎子，七八個人跟着，挑着兩個盒子，去墳頭化紙。」「王矮虎」是個好色之徒，見報了，想此轎子，必是個婦人，點起三五十小嘍囉，便要下山。宋江、燕順那裏攔當得住。綽了鎗刀，敲一棒銅鑼，下山去了。宋江、燕順、鄭天壽三人，自在寨中飲酒。那「王矮虎」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，遠探小嘍囉報將來，說道：「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，七八個軍漢都走了，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個婦人。只有一個銀香盒，別無物件財物。」燕順問道：「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？」小嘍囉道：「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。」燕順大笑。宋江道：「原來王英兄弟，要貪女色，不是好漢的勾當。」燕順道：「這個兄弟，諸般都肯向前，只是有這些毛病。」宋江道：「二位和我同去勸他。」

燕順、鄭天壽，便引了宋江，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，推開房門，只見王矮虎正攙住那婦人求歡。見了三位入來，慌忙推開那婦人，請三位坐。宋江看那婦人時，但見：

身穿縞素，腰繫孝裙。不施脂粉，自然體態妖嬈；懶染鉛華，生定天姿秀麗。雲含春黛，恰如西子顰眉；雨滴秋波，渾似驪姬垂涕。

宋江看見那婦人，便問道：「娘子，你是誰家宅眷？這般時節，出來閒走，有甚麼要緊？」那婦人含羞向前，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，便答道：「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。爲因母親棄世，今得小祥，特來墳前化紙。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？告大王垂救性命！」宋江聽罷，喫了一驚，肚裏尋思道：「我正來投奔花知寨，莫不是花榮之妻？……我如何不救。」宋江問道：「你丈夫花知寨，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。」宋江道：「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大王不知：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：一文一武，武官便是知寨花榮；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，知寨劉高。」宋江尋思道：「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，我不救時，明日到那裏，須不好看。」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：「小人有句話說，不知你肯依麼？」王英道：「哥哥有話，但說不妨。」宋江道：「但凡好漢犯了『溜骨髓』」

三個字的，好生惹人恥笑，我看這娘子說來，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。怎生看在下薄面，并江湖上「大義」兩字，放他下山回去，教他夫妻完聚如何？」王英道：「哥哥聽稟：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；況兼如今世上，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，哥哥管他則甚？胡亂容小弟這些個。」宋江便跪一跪道：「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，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，在下納財進禮，娶一個伏侍賢弟。只是這個娘子，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，怎地做個人情，放了他則個。」燕順、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：「哥哥且請起來，這個容易。」宋江又謝道：「恁的時，重承不阻。」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，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，喝令轎夫擡了去。那婦人聽了這話，插燭也似拜謝宋江，一口一聲叫道：「謝大王！」宋江道：「恭人，你休謝我！我不是山寨裏大王，我自是鄆城縣客人。」那婦人拜謝了下山，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，擡着那婦人下山來，飛也似走，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。這王矮虎又羞又悶，只不做聲，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：「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，教你歡喜便了。小人並不失信。」燕順、鄭天壽都笑起來。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，雖不滿意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。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清風寨軍人，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，只得回來，到寨裏報與劉知寨，說道：「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。」劉高聽了大怒，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，如何撇了恭人，大棍打那去的軍漢。衆人分說道：「我們只有五七個，他那裏三四十人，如何與他敵得？」劉高喝道：「胡說！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，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。」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，沒奈何，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，各執鎗棒，用意來奪；不想來到半路，正撞見兩個轎夫，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。衆軍漢接見恭人，問道：「怎地能勾下山？」那婦人道：「那廝捉我到山寨裏，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，說得那廝慌忙拜我，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。」衆軍漢道：「恭人可憐見我們，只對相公說，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，權救我衆人這頓打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自有道理說便了。」衆軍漢拜謝了，簇擁着轎子便行。衆人見轎夫走得快，便說道：「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擡轎時，只是鵝行鴨步，如今卻怎地這等走的快？」那兩個轎夫應道：「本是走不動，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你莫不見鬼，背後那得人？」轎夫方纔敢回頭，看了道：「哎！是我走的慌了，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。」衆人都笑。簇着轎子，回到寨中。劉知寨見了大喜，便問恭人道：「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便是那廝們擄我去，不從奸騙，正要殺我；見我說是知寨的

恭人，不敢下手，慌忙拜我，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。」劉高聽了這話，便叫取十瓶酒，一口豬，賞了衆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，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，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，當時作別要下山。三個頭領，苦留不住，做了送路筵席餞行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，打縛在包裹裏。當日宋江早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早飯，拴束了行李，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。那三個好漢，將了酒菓肴饌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，把酒分別。三人不捨，叮囑道：「哥哥去清風寨回來，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。」宋江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說道：「再得相見。」唱個大喏，分手去了。若是說話的同時生，並肩長，攔腰抱住，把臂拖回。宋公明只因要來投奔花知寨，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。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，際會風雲豈偶然？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，撞着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宋江夜看小鰲山

花榮大鬧清風寨

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，只隔得百里來路。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，地名清風鎮。因爲這三岔路上，通三處惡山，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。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，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，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。

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，背着些包裹，迤邐來到清風鎮上，便借問花知寨住處。那鎮上人答道：「這清風寨衙門，在鎮市中間。南邊有個小寨，是文官劉知寨住宅；北邊那個小寨，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。」宋江聽罷，謝了那人，便投北寨來。到得門首，見有幾個把門軍漢，問了姓名，入去通報。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，拖住宋江便拜。那人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齒白脣紅雙眼俊，兩眉入鬢常清，細腰寬膀似猿形。能騎乖劣馬，愛放海東青。百步穿楊神臂健，弓開秋月分明，雕翎箭發迸寒星。人稱「小李廣」，將種是花榮。

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，正是清風寨武知寨「小李廣」花榮。那花榮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身上戰袍金翠繡，腰間玉帶嵌山犀。

滲青巾幘雙環小，文武花靴抹綠低。

花榮見宋江拜罷，喝叫軍漢接了包裹，朴刀，腰刀，扶住宋江，直到正廳上，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。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，起身道：『自從別了兄長之後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，嘗嘗念想。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，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。小弟聞得，如坐針氈，連連寫了十數封書，去貴莊問信，不知曾到也？不今日天賜，幸得哥哥到此，相見一面，大慰平生。』說罷又拜。宋江扶住道：『賢弟休只顧講禮。請坐了，聽在下告訴。』花榮斜坐着。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，和投奔柴大官人，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，清風山上被捉，遇燕順……等事，細細地都說了一遍。花榮聽罷，答道：『兄長如此多磨難，今日幸得仁兄到此，且住數年，却又理會。』宋江道：『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，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。』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，喚出渾家崔氏，來拜伯伯。拜罷，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。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，香湯沐浴，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。

當日筵宴上，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，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。花榮聽罷，皺了雙眉說道：『兄長沒來由，救那婦人做甚麼？正好教滅這廝的口！』宋江道：『却又作怪！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，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，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，一力要救他下山。你却如何恁的說？』花榮道：『兄

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，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，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，遠近強人，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！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，這廝又是文官，又沒本事，自從到任，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，亂行法度，無所不爲。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，每每被這廝毆氣，恨不得殺了這濫污賊禽獸。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？打緊這婆娘極不賢，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，殘害良民，貪圖賄賂，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。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。」宋江聽了，便勸道：「賢弟差矣！自古道：『冤讎可解不可結。』他和你是同僚官，雖有些過失，你可隱惡而揚善。賢弟休如此淺見。」花榮道：「兄長見得極明。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，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若如此，也顯你的好處。」花榮夫妻幾口兒，朝暮臻臻至至，獻酒供食，伏侍宋江。當晚安排牀帳，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。次日，又備酒食筵宴管待。話休絮煩。宋江自到花榮寨裏，喫了四五日酒。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，一日換一個，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，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，觀看市井諠譁，村落宮觀寺院，閒走樂情。自那日爲始，這梯己人相陪着閒走，邀宋江去市井上閒翫。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，并茶坊酒肆，自不必說得。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，在小勾欄裏閒看了一回，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，請去

市鎮上酒肆中飲酒。臨起身時，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。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，却自取碎銀還了。宋江歸來，又不對花榮說。那個同飲的人歡喜，又落得銀子，又得身閒，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，和宋江去閒走。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。自從到寨裏，無一個不敬愛他的。宋江在花榮寨裏，住了將及一月有餘，看看臘盡春回，又早元宵節近。

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，商量放燈一事，準備慶賞元宵。科斂錢物，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鰲山，上面結綵懸花，張掛五六百碗花燈；土地大王廟內，逞賽諸般社火。家家門前，紮起燈棚，賽懸燈火。市鎮上，諸行百藝都有。雖然比不得京師，只此也是人間天上。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，正值元宵。是日晴明得好，花榮到已牌前後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，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；又點差許多軍漢，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。未牌時分回寨來，邀宋江喫點心。宋江對花榮說道：「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，我欲去看看。」花榮答道：「小弟本欲陪侍兄長，奈緣我職役在身，不能勾閒步同往。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，早早的便回。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，以慶佳節。」宋江道：「最好。」却早天色向晚，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，正是：

玉漏銅壺且莫催，

星橋火樹徹明開。

鰲山高聳青雲上，

何處遊人不看來！

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個，跟隨着緩步徐行。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，只見家家門前，搭起燈棚，懸掛花燈，燈上畫着許多故事，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，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。四五個人，手廝挽着，來到大王廟前，看那小鰲山時，但見：

山石穿雙龍戲水，雲霞映獨鶴朝天。金蓮燈，玉口燈，晃一片琉璃；荷花燈，芙蓉燈，散千團錦繡。銀蛾鬪彩，雙雙隨繡帶香球；雪柳爭輝，縷縷拂華簷翠幙。村歌社鼓，花燈影裏競喧闐；織婦蠶奴，畫燭光中同賞翫。雖無佳麗風流曲，盡賀豐登大有年。

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，迤邐投南走。不過五七百步，只見前面燈燭煒煌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。鑼聲響處，衆人喝采。宋江看時，却是一夥舞鮑老的。宋江矮矮，人背後看不見。那相陪的梯已人，却認的社火隊裏，便教分開衆人，讓宋江看。那跳鮑老的身軀紐得村村勢勢的，宋江看了，呵呵大笑。

只見這牆院裏面，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，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。聽得宋江笑聲，那劉知寨的老婆，於燈下却認的宋江，便指與丈夫道：「兀那個黑矮漢子，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。」劉知寨聽了，喫一驚，便喚親隨六七人，叫捉那個笑的黑漢子。宋江聽得，回身便走。走不過十餘家，衆軍漢趕上，把宋江捉住，拿了來，恰似阜鵬追紫燕，正如猛虎啖羊羔。拿到寨裏，用四條麻索綁了，押至廳前。那三個梯己人，見捉了宋江去，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。

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，叫解過那廝來，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。劉知寨喝道：「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，如何敢擅自來看燈！今被擒獲，有何理說？」宋江告道：「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，與花知寨是故友。來此間多日了，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。」劉知寨老婆，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喝道：「你這廝兀自賴哩！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？」宋江告道：「恭人差矣。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：『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，亦被擄掠在此間，不能勾下山去。』」劉知寨道：「你既是客人，被擄劫在那裏，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，却到我這裏看燈？」那婦人便說道：「你這廝在山上時，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，由我叫大王，那裏保人？」宋江道：「恭人，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，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？」那婦

人聽了大怒，指着宋江罵道：『這等賴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』劉知寨道：『說得是。』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。一連打了兩料，打得宋江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便叫把鐵鎖鎖了，明日合個囚車，把『鄆城虎』張三解上州裏去。

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，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。花榮聽罷大驚，連忙寫一封書，差兩個能幹親隨人，去劉知寨處取。親隨人齎了書，急忙到劉知寨門前。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：『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。』劉高叫喚至當廳。那親隨人將書呈上，劉高拆開封皮讀道：——

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：所有薄親劉丈，近日從濟州來，因看燈火，誤犯尊威，萬乞情恕放免，自當造謝。草字不恭，煩乞照察不宣。

劉高看了大怒，把書扯的粉碎，大罵道：『花榮這厮無禮！你是朝廷命官，如何却與強賊通同，也來瞞我。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，你却如何寫道是劉丈？俺須不是你侮弄的。你寫他姓劉，是和我同姓，恁的我便放了他。』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。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，急急歸來，稟覆花榮知道。花榮聽了，只叫得：『苦了哥哥！快備我的馬來！』花榮披掛，拴束了弓箭，綽鎗上馬，帶了三五十名軍漢，都拖

鎗拽棒，直奔到劉高寨裏來。把門軍人見了，那裏敢攔當；見花榮頭勢不好，盡皆喫驚，都四散走了。花榮搶到廳前，下了馬，手中拿着鎗，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。花榮口裏叫道：「請劉知寨說話。」劉高聽得，驚的魂飛魄散；懼怕花榮是個武官，那裏敢出來相見。花榮見劉高不出來，立了一回，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。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，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，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，又使鐵索鎖着，兩腿打得肉綻。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，鐵鎖打開，救出宋江。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。花榮上了馬，綽鎗在手，口裏發話道：「劉知寨，你便是個正知寨，待怎的奈何了花榮！誰家沒個親眷，你却甚麼意思？我的一個表兄，直拿在家裏，強扭做賊。好欺負人，明日和你說話。」花榮帶了衆人，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。

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，急忙點起一二百人，也叫來花榮寨奪人。那二百人內，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，雖然了得些鎗刀，終不及花榮武藝，不敢不從劉高，只得引了衆人，奔花榮寨裏來。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。此時天色未甚明亮，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，誰敢先入去，都懼怕花榮了得。看看天大明了，却見兩扇大門不關，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挽着箭。衆人都擁在門前，花

榮豎起弓，大喝道：「你這軍士們，不知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劉高差你來，休要替他出色。你那兩個新參教頭，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，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，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，不怕的入來。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。」搭上箭，拽滿弓，只一箭，喝聲「着」，正射中門神骨朵頭。衆人看了，都喫一驚。花榮又取第二枝箭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衆人，再看我這第二枝箭，要射右邊門神的頭盔上朱纓。」颺的又一箭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纓頭上。——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。花榮再取第三枝箭，喝道：「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，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。」那人叫聲「哎呀」，便轉身先走。衆人發聲喊，一齊都走了。花榮且叫閉上寨門，却來後堂看謁宋江。花榮說道：「小弟誤了哥哥，受此之苦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我却不妨，只恐劉高那廝，不肯和你干休。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，和那廝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，教丈夫打我這一頓。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，却又怕閻婆惜事發，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。尉耐劉高無禮，要把我做「鄆城虎」。張三解上州去，合個囚車盛我。要做清風山賊首時，頃刻便是一刀一剮。不得賢弟自來力救，便有銅唇鐵舌，也和他分辯不得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尋思，只想他是讀書人，須念同姓之親，因此寫了劉丈，不想他直恁沒些人

情。如今既已救了來家，且却又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差矣。既然仗你豪勢，救了人來，凡事要三思。自古道：『喫飯防噎，行路防跌。』」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，急使人來搶，又被你一嚇，盡都散了，我想他如何肯干罷，必然要和你動文書。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，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，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。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，你便和他分說不過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只是一勇之夫，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。只恐兄長傷重了，走不動。」宋江道：「不妨。事急難以擔問，我自捱到山下便了。」當日敷貼了膏藥，喫了些酒肉，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。黃昏時分，便使兩個軍漢，送出柵外去了。宋江自連夜捱去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，說道：「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，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！兩個教頭道：『着他一箭時，射個透明窟窿，却是都去不得。』劉高那厮，終是個文官，意思深狠，有些算計，當下劉高尋思起來：『想他這一奪去，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，明日却來和我白賴，便爭競到上司，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毆之事，我却如何奈何的他？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，去五里路頭等候。倘若天幸捉着時，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，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，報知軍官下來取，就和花榮一發拿了，都害了。」

他性命。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，省得受那厮們的氣。」當晚點了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，連夜去了。約莫有二更時候，去的軍漢，背剪綁得宋江到來。劉知寨見了，大喜道：「不出吾之所料。且與我囚在後院裏，休教一個人得知。」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，差兩個心腹之人，星夜來青州府飛報。次日，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，坐視在家，心裏自道：「我且看他怎的！」竟不來睬着。劉高也只做不知，兩下都不說着。

且說這青州府知府，正值陞廳公座。那知府覆姓慕容，雙名彥達，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。倚托妹子的勢，要在青州橫行，殘害良民，欺罔僚友，無所不爲。正欲回衙早飯，只見左右公人，接上劉知寨申狀，飛報賊情公事。知府接來，看了劉高的文書，喫了一驚，便道：「花榮是個功臣之子，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？這罪犯非小，未委虛的。」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，來到廳上，分付他去。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，爲他本身武藝高強，威鎮青州，因此稱他爲「鎮三山」。那青州地面，所管下有三座惡山：第一便是清風山，第二便是二龍山，第三便是桃花山。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。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，因此喚做「鎮三山」。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，領了知府的言語，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，披掛了衣甲，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，連夜便下清風寨來，逕到劉高寨前下馬。劉知寨出來接着，請到

後堂，敘禮罷，一面安排酒食管待，一面犒賞軍士。後面取出宋江來，教黃信看了。黃信道：「這個不必問了。連夜合個囚車，把這厮盛在裏面。」頭上抹了紅絹，插一個紙旗，上寫着「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」。宋江那裏敢分辯，只得由他們安排。黃信再問劉高道：「你拿得張三時，花榮知也不知？」劉高道：「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，悄悄的藏在家裏，花榮只道去了，安坐在家。」黃信道：「既是恁的，却容易。明早安排一副羊酒，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，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，預備着。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，只推道：「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。」賺到公廳，只看我擲盞爲號，就下手拿住了，一同解上州裏去。此計如何？」劉高喝采道：「還是相公高見，此計大妙。却似「甕中捉鼈」，手到拿來。」」

當夜定了計策，次日天曉，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幙裏，預先埋伏了軍士，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。早飯前後，黃信上了馬，只帶三兩個從人，來到花榮寨前。軍人入去傳報，花榮問道：「來做甚麼？」軍漢答道：「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。」花榮聽罷，便出來迎接。黃信下馬，花榮請至廳上，敘禮罷，便問道：「都監相公，有何公幹到此？」黃信道：「下官蒙知府呼喚，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，文武官僚不和，

未知爲甚緣由？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，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，與你二位講和。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，便請足下上馬同往。」花榮笑道：「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？他又是個正知寨。只是本人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，不想驚動知府，有勞都監下臨草寨，花榮將何以報？」黃信附耳低言道：「知府只爲足下一人，倘有些刀兵動時，他是文官，做得何用？你只依着我行。」花榮道：「深謝都監過愛。」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。花榮道：「且請都監少敘三杯了去。」黃信道：「待說開了，暢飲何妨。」花榮只得叫備馬。當時兩個並馬而行，直來到大寨，下了馬，黃信攜着花榮的手，同上公廳來，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。三個人都相見了。黃信叫取酒來，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，閉了寨門。花榮不知是計，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，必無歹意。黃信擎一盞酒來，先勸劉高道：「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，同僚不和，好生憂心。今日特委黃信到來，與你二公陪話。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，再後有事，和同商議。」劉高答道：「量劉高不才，頗識些理法，直教知府恩相，如此掛心。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，此是外人妄傳。」黃信大笑道：「妙哉！」劉高飲過酒，黃信又斟第二杯酒，來勸花榮道：「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，想必是閒人妄傳，故是如此，且請飲一杯。」花榮接過酒喫了，劉高拿副盞，斟一盞酒，回勸黃信道：「動勞

都監相公降臨敝地，滿飲此杯。』黃信接過酒來，拿在手裏，把眼四下一看，有十數個軍漢，簇上廳來。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，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，兩邊帳幔裏，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，一發上，把花榮拿倒在廳前。黃信喝道：『綁了！』花榮一片聲叫道：『我得何罪？』黃信大笑，喝道：『你兀自敢叫哩！你結連清風山強賊，一同背叛朝廷，當得何罪！我念你往日面皮，不去驚動，拿你家老小。』花榮叫道：『也須有個證見。』黃信道：『還你一個證見，教你看真賊真賊，我不屈你。』左右與我推將來。』無移時，一輛囚車，一個紙旗兒，一條紅抹額，從外面推將入來。花榮看時，却是宋江。目睜口呆，面而厮覷，做聲不得。黃信喝道：『這須不干我事，見有告人劉高在此。』花榮道：『不妨，不妨，這是我的親眷，他自是鄆城縣人，你要強扭他做賊，到上司自有分辯處。』黃信道：『你既然如此說時，我只解你上州裏，你自去分辯。』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。花榮便對黃信說道：『都監賺我來，雖然捉了我，便到朝廷，和他還有分辯。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，休去我衣服，容我坐在囚車裏。』黃信道：『這一件容易，便依着你。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，休要枉害人性命。』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，監押着兩輛囚車，并帶三五十軍士，一百寨兵，簇擁着車子，取路奔青州府來。有分教，火燄堆裏，送數百間屋宇人家；刀斧叢

中，殺一二千殘生性命。正是生事生君莫，害人害汝休。畢竟解宋江投青州來，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。

